



馬哲儒 校長

馬哲儒 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 | | |
|--|-----------------|-----|
| 壹、序 | 沈孟儒校長 | 004 |
| 貳、紀念照片 | | 006 |
| 參、行誼 | | 032 |
| 肆、追思文 | | |
| 一、自小景仰的大哥 | 胞弟 馬哲申 | 036 |
| 二、懷念哥哥 | 胞妹 馬哲馨 | 038 |
| 三、The Scholar, The Educator, My Father | 長女 馬燕軍 | 040 |
| 四、懷念我的爸爸 | 次女 馬名軍 | 042 |
| 五、懷念大舅舅 | 外甥女 Jessica Lee | 044 |
| 六、懷念一位令人尊敬的溫文儒雅學者—馬先生 | 翁政義校長 | 046 |
| 七、謝謝您，讓我有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 | 翁鴻山代理校長 | 050 |
| 八、緬懷馬哲儒校長的人文素養 | 賴明詔校長 | 053 |
| 九、自成一格的典範 | 蘇慧貞校長 | 055 |
| 十、一生的導師 | 歐善惠校長 | 057 |
| 十一、哲人其萎 儒範長存 | 李福登校長 | 060 |
| 十二、領航守護 成大典型—敬悼 馬校長哲儒教授 | 陳金雄校長 | 062 |
| 十三、憶馬校長時代的行政點滴 | 李金振校長 | 068 |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 | | |
|--------------------------|-----------|-----|
| 十四、懷念永遠的老師 馬哲儒先生 | 黃 奇校長 | 072 |
| 十五、悼念馬前校長哲儒博士 | 楊明宗教授 | 076 |
| 十六、永懷馬校長 | 黃定鼎、廖美玉教授 | 080 |
| 十七、敬悼馬前校長哲儒教授 | 詹錢登院長 | 082 |
| 十八、溫文儒雅努力不懈奉獻 | 許瑞榮教授 | 084 |
| 十九、馬哲儒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 | 楊毓民教授 | 087 |
| 二十、緬懷馬哲儒教授的身影 | 何國川教授 | 089 |
| 二十一、師恩浩瀚、永懷難忘—給老師的話 | 李玉郎教授 | 093 |
| 二十二、敬愛的馬老師 | 林世哲總經理 | 095 |
| 二十三、留言板 (FB、LINE) | | 097 |
| 伍、致謝辭 | 校長夫人楊友偉 | 106 |
|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 |
| 一、口述記錄 | | 107 |
| 二、學生時代的回憶 | | 123 |
| 三、尊崇特刊 | | 131 |
| 柒、生平簡史 | | 132 |

序

沈孟儒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馬校長哲儒教授民國20年（1931）出生於河北省新城縣，隨雙親來臺而先後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新竹中學，又考入本校前身臺灣省立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民國48年（1959）馬校長赴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研讀碩士，取得學位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化工系攻讀博士。民國59年（1970）馬校長應石延平教授建議返回母校執教，民國67年（1978）出任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兼所長，民國70年（1981）擔任工學院院長，民國77年（1988）獲聘為本校校長。馬校長執掌校務6年，民國83年（1994）由吳京校長接任，民國91年（2002）榮退。

馬校長治校可謂人如其名。馬校長賡續前任夏漢民校長計畫，不僅設置附設醫院與航空太空研究所，又取得航太實驗場、附設醫院門診大樓、安南校區與自強校區北段等土地，使校園擴增加倍；期間更榮獲教育部評優等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運用補助款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與自強校區工學院等五棟新大樓。馬校長以「馬」之精神任重致遠，底定今日成大規模。馬校長任內訂定《校長遴選辦法》，樹立校長遴選制度，開國內風氣之先。又成立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使教師得以申請或參與校外建教合作計畫，奠定成大產學合作績效領先全國公私立大學之基礎。馬校長深具「哲」思而慮周行果，公心之至足堪吾人表率。適逢教授治校思潮與學生運動勃發，馬校長以雍容氣度與柔軟身段妥切回應師生要求。無論公私場合，馬校長謙沖自牧、和藹可親之身

影，令人印象深刻而倍感溫馨。馬校長爾雅「儒」風，今日思之仍使吾輩動容。

哲範足式，儒德貽徽。馬校長無論生前身後，不僅成就母校更功在國家。為匯聚社會各界對馬校長之追思與感謝，出版《馬哲儒校長紀念專輯》永懷誌念。於付梓之際敬撰序文，謹表對馬校長與諸位先進之謝忱。



紀念照片——家庭照——









——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 ——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1。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2。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3。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4。

系友會照片



102年化工系友年會與同學陳柱華、黃漢琳賢伉儷合影。



103年大學化工教育研討會前會。



103年化工系友年會43級同學慶祝畢業60週年與化工系主任系友會理事長合影。



103年化工系友年會43級同學慶祝畢業60週年與全體系友合影。



104年化工系友會理事會暨董事會聯席會議。



107年化工系友年會大合照。



108年化工系友年會。

—— 歷史照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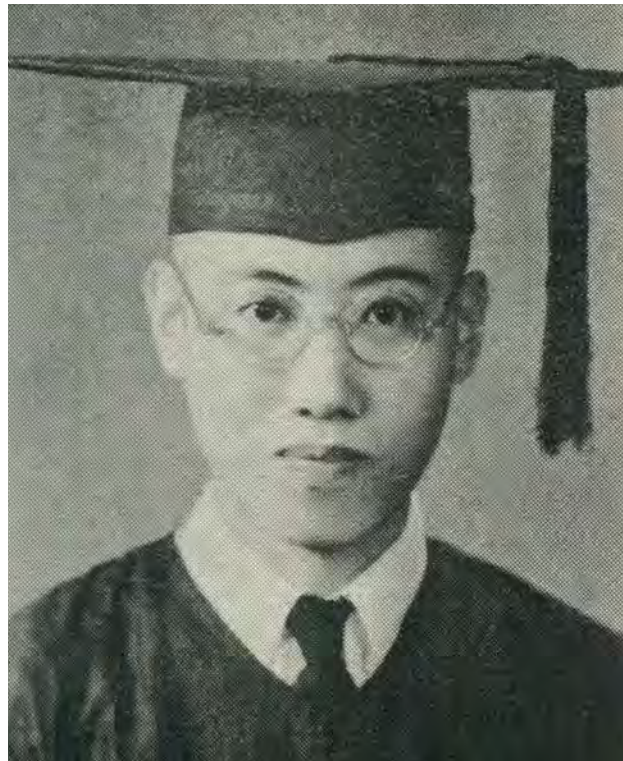
時任教育部林常務次長清江主持，夏漢民校長與馬哲儒校長之交接典禮。



前成大校長馬哲儒、前成大校長翁政義、時任校長黃煌輝，以及門生、友人、共事之主。



61年馬哲儒。



43年剛畢業的馬哲儒校長。



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1。



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2。



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3。



100.11.04 校史文物·檔案·映像展。



102.06.18馬哲儒校長。



105.07.25細說成大。



105.07.25細說成大。



105.08.08工學院院長交接。



106.03.31 匯智高峰論壇。



106.04.28 李克讓獎學金頒獎。



107.02.13新春團拜。



107.07.25細說成大。



107.11.11馬校長參加校友之夜-1。



107.11.11馬校長參加校友之夜-2。



108.01.22春節團拜。



108.07.01孫運璿特展。



108.07.06追思馬承九教授。



77.12.10 臺中顏鴻森+李克讓+石延平+馬哲儒。



78.09.05 UoDelaware G2 ◦



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1 ◦



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2。



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3。



成大圖書館藏馬校長之著作。



朱經武院士蒞訪。



馬哲儒校長-臺北校友會的運動會-楊友偉。



馬校長致贈成大圖書館珍本及其手稿照片檔。



馬校長與李德音顧問。



監察院委員蒞校巡查，馬校長親作簡報。



78.09.05 UoDelaware G2 ◦



行誼

一、勤奮精進 化工先驅

馬哲儒校長於民國20年（1931年）在河北新城出生，臺灣光復後隨雙親來臺，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就讀，後來轉新竹中學。39年考入臺灣省立工學院（現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四年中，都獲得工讀獎學金，並擔任伙食委員得以減免伙食費。43年畢業，首屆預官役畢，在聯合工業研究所（現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4年，從事煤氣脫硫、煤炭化驗，以及用萘試製苯酐的研發工作。

旋於48年（1959年）搭船赴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碩士論文是從事流體化床相關的研究。獲碩士學位後，由該校老師介紹轉往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在化學核反應器中進行甲烷的氧化。53年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Selas Corporation of America服務；因對工作內容不感興趣，半年後轉入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師，從事油水界面和水蒸汽在油的表面的冷凝現象之研究。

二、窮理致知 典範傳承

民國59年（1970年）應石延平教授的建議，毅然返回成大母系任教。67年8月出任系主任兼所長3年（67年8月至68年1月期間，出國講學，由翁鴻山教授代理），70年擔任工學院院長6年，77年由教育部毛高文部長聘為成大校

長6年，至83年交棒給吳京博士。91年退休。同年1月，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聘請，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至106年底卸任，長達16年。

馬校長在成大化工系32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共培育了57位碩士和7位博士。他教學的科目包括：單元操作、輸送現象、高等輸送現象，以及程序設計等；研究領域涵蓋：界面與成核現象、輸送現象等。他的研究成果極為優異，在國際學術期刊共發表論文百餘篇。

先後獲頒：教育部工科學術獎（72年，1983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74-77年）、斐陶斐榮譽學會第2屆傑出成就獎（86年）。另榮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獎金計畫傑出學者（74年）、中國化學工程學會化學工程獎章（79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傑出工程校友（83年），以及臺灣化學工程學會終身成就獎（99年）等獎項。學術成就非凡，為成大母校「窮理致知」校訓，樹立典範。

三、領航成大 建樹非凡

馬校長出任校長時，恰逢教授治校和學運風起雲湧的動盪時期，他都適切因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要求，例如：公布校務帳目和開闢言論廣場，讓學生暢所欲言。

在6年校長任內，接續前任夏漢民校長的計畫，完成醫學院、附設醫院和航空太空研究所的設置，以及航太實驗場、附設醫院門診大樓用地、安南校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的取得，校區擴增加倍。

任內後3年，最初，設置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究發展處）；領導部屬完成榮獲教育部評為最優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從而獲得27億元的補助，得以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和自強校區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成立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讓教師得以申請或參與校外的建教合作計畫，成功奠定成大每年產學合作額度均為全國之冠的雄厚根基。

四、謙虛雍容 師道山高

馬校長為人謙虛，自謙非幹練的人，但能夠讓一些能力強的人參與校務；雍容的氣度是他主持校務成功的關鍵，也是獲得同仁愛戴的因素。退休後，常有同仁和舊識邀請馬校長伉儷餐敘或旅遊等活動。

馬校長退休後，國科會聘他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除需洽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撰稿外，也要修改稿件，頗為辛勞。馬校長早年在其尊親的督導下博覽群書，奠定良好的國學根基，因而文筆甚佳，且富邏輯思維，每月一期的〈編者的話〉都寫得很出色。直到累積至百篇（第349期至448期）時，門生集資印製出版《編者的話·彙集》（99年，2010年），為馬校長祝賀八十壽慶。嗣於107年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馬校長出版《編者的話》（第349期至540期，達192篇），門生則再集資購買分送系友，並為馬校長祝賀八八大壽。此一尊師敬師之舉，允為上庠佳話。

馬校長也曾編撰《樹人存稿》（84年，1995年）、《大自然的規律》（89年）、《牆頭的梯子》（92年）、《老榕的話》（105年）等書。其中《大自然的規律》，多所大學採用為通識教育的教科書；而《樹人存稿》是將他任內撰寫的主持或應邀集會的講稿和文稿合輯成書，是校史的重要資料。

五、伉儷情篤 學海偕航

馬校長在賓州州立大學唸書期間與楊友偉博士認識，於52年（1963年）結為連理；回臺後，夫人在成大物理系任教職。育有二女，皆受過良好的教育，目前各在知名的公司和研究機構服務。

約十年前，馬校長曾意外遭遇車禍；所幸吉人天相，循序醫療轉危為安。103年（2014年）為籌措成大畢業60週年校友會，多方奔勞，圓滿達標後，感冒咳嗽，久久未癒，以致肺功能受損。其後又在上下班時跌倒三次。自此，身體健康每況愈下。

近兩三年來新冠肺炎肆虐期間，甚少外出，僅在110年（2021年）成大90

週年校慶出席受頒名譽講座教授，111年成大91週年出席校友之夜餐會。隨後於家中靜養，進出成大醫院多次，以迄安詳辭世。

六、哲人樹儒 永留懷思

綜觀馬校長勞碌的一生，在求學階段，奮力上進得以進入省立工學院；畢業十六年後，回臺在母校擔任教職，致力研究，從而榮獲多項獎項榮銜；膺聘主持校務，獲致優異的成果，為成大奠定爾後發展的基礎，允為「哲人樹儒、學界典範」，祈願安居天國，永留懷思！

隨文敬賦「馬哲儒校長永生頌」悼詩，以誌典型長存：

馬力雄心壯志馳，哲思誠敬道隨時；
儒林祭酒成功業，校務咨謨大學師。
長善宏仁三不朽，永圖博愛九如彝；
生生窮理致知樂，頌德高明典範垂。

治喪委員會 謹撰

自小景仰的大哥

胞弟 馬哲申

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和大哥年紀差了十三歲，我在苗栗進小學時大哥已離家到臺南讀大學了，只依稀記得他放假回苗栗時，曾帶我們到苗栗農校游泳池游泳，他浮在水中，我們騎在他身上，好像騎在鱷魚背上。他也曾帶我們走一段鄉間的路，到大河玩（應該是後龍溪），有一次我腳沒站穩，掉到水中，喝了好幾口水。印象較深的是，他大學畢業，受預官訓練，好像是第一屆預官，他有假回家時常講一些受軍事訓練的趣事。一次他穿着全套軍服回家，相當神氣，我爸爸很高興，到鎮上照相館照了一副全家合照，放大的相片在我們家牆上掛了很多年。有客人來，我爸爸就可以誇誇自己的大兒子。

記得中學時，頗喜歡讀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主角是武功高不可測的英雄，常常讀着讀着，一個人的身影就在心中浮顯，不是別人，就是自小讓我佩服不已的大哥。他在我們家，什麼都是第一個做，念大學，做事，出國，拿學位，甚至到後來回臺灣教書，每件事都是那麼新奇，特別，讓我們仰慕不已。尤其是他開了一個家庭先例，在國外時每週寫一封郵簡回家，描述一些在美求學生活。他都講一些趣事，但會讓爸媽擔心的事他是隻字不提。後來我知道他有一次和大學同學一家出去旅遊，輪胎爆了，車子翻了一個滾，幸好大家都綁了安全帶，平安無事，這類的事他是不會提的。只是有次他寫說（他寫時沒預想到後果），美國雞翅很便宜（是早期，不是現在），他會烤雞翅，這可真讓我爸爸心疼很久，講了好多次，說這個兒子在美國多節省，沒好好吃。

大哥結婚在我們家是件大事，那時好像是遠程電話連線，大哥大嫂在美國婚禮，我們馬楊兩家也在臺南慶祝，我父母也跟楊伯伯，楊伯母常臺南新營兩地相聚，到新營時，常帶回楊家特別好吃的大芒果。隔年大哥大女兒燕軍出生，好像軍字是我父親選的，我們之後孩子們也都排軍字，但名字中間一個字

我們自己選，還是花不少工夫才能選定。

等我到美國念研究所時，趁開學前一段時間，搭灰狗巴士自明尼阿波里市到紐約州羅徹斯特，在大哥大嫂家住了幾天，才見到大嫂和燕軍。記得大哥帶我看過他的實驗室，羅徹斯特光學博物館，又老遠到尼加拉瀑布一遊。

套一句中小學作文常用的句子，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幾十年過去了，中間與大哥都是短暫相聚，直到2009年我再次回到臺南，就常有機會相聚。大哥已退休多年，我也退休了，跟大哥是景仰之心更加上兄弟之情。有幾年大嫂安排，趁燕軍回來，一起在臺灣本島旅遊，真是很讓人回憶的一些快樂時光。

我曾將父親過去七八十篇教堂講道錄音請人打成文字檔後，有稍加整理，後跟大哥談到這事，說這些可能需要校稿，他很樂意幫忙，說校稿他很在行，他果真一個字一個字仔細讀過，校對修正，真讓我佩服，也體會到大哥對大小事情認真的態度。

我思考大哥的一生，實在說，他在我心中幾乎是個完全人。他聰明，正直，有能力，很孝順，照顧家，也非常照顧我們弟妹。他個性溫和，很容易接近，對人沒有架子，我心裡想，是不是就是古人所說的仁者，智者呢。我看看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多缺欠，需要基督的救恩和引導，信仰的帶領，走過人生道路，而大哥本身就這樣走過一生，真的讓我佩服。是不是父母和長輩曾格外替他禱告，還是他心中深處本就有福音的種子，讓他一生本就有一個平穩安靜的內部引導。我沒有答案，總之，他在今年初，在妹妹，妹夫，外甥女見證下接受基督，又在醫院中在大嫂，燕軍，名軍，夏軍見證下，由Brian施洗，是的，好人也需要救恩，讓我們在這裡為他一生的美好，感謝天父格外的恩典。

這幾年也常有機會和大哥的成大友人見面，親眼目睹，從心裏羨慕大哥大嫂這幾十年與許多同事好友建立的情誼。我真要在此向這幾十年照顧，關愛，敬重我大哥的成大同事及友人深深致謝，謝謝你們帶給大哥許多的快樂，這情誼是無比的珍貴。

懷念哥哥

胞妹 馬哲馨



三十五年前的聖誕節，我帶著十二歲的大兒子自新澤西回臺灣看望我的父母，等我們回去美國沒多久，就接到父親的長途電話，我很吃驚的聽他說要我再回去看他，我當時的反應是最近已經跟老闆請過假，實在回不去，

我完全沒有想他為什麼叫我回去看他，那事以後就忙著而把老父親的要求忘了，過了短短的幾個月，我們在家裡接到家人來的電話，我的父親過世了，那時的我非常震驚心痛不已。

自從父母親相繼過世，我在我丈夫任職的教會與會眾一同唱詩時總會一邊讚美一邊流淚，尤其是大家一同唱「感謝神」的詩歌，愈唱愈流淚。

自那時開始一直到廿年後，我的大女兒因朋友介紹成大醫院的醫生，我們決定每年回臺南，而且得以與親愛的大哥大嫂相聚。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是主給我們的感動，讓我與丈夫及女兒常來看看比我年長十六歲的大哥與大嫂，就如長兄如父一樣的尊敬大哥大嫂。

非常感恩大哥大嫂每次見面都體貼的寵愛照顧我們，吃盡了臺南最好吃的餐館，當年最令我們驚奇的是「蒼蠅頭」還有最好吃的「金沙豆腐」「辣炒鱈魚」還有許多海邊的鮮美小吃，說不盡的美味。

過去七月的一天，收到大嫂的信說大哥需要進安寧病房，我丈夫二話不說，就決定我們三人開始找機票找住處，要趕回來，在大哥還清醒時見到他，雖然有點周折，三人還是很順利的快快回到了大哥大嫂大舅舅大舅媽的身邊。

在我們回來以前也回應大哥大嫂的要求，請了宣教士的姪女婿Brian與Faith來為大哥施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在今年的春節時，我們三人再來臺南，一進大哥家門，我們立即輪流為大哥禱告與唱詩歌，後來我邀請大哥與我一同禱告，我講一句，大哥大聲的跟著我說，他向主認罪祈求主赦免，也感謝主愛他，感謝主接受他成為神的兒女，他向著主的迅速的大聲的禱告，是主的聖靈的真實的感動他，是他對著主的虔敬的回應，因此為著主對大哥的大恩典，我們向主獻上最深的感謝。

看到大嫂、燕軍、名軍，在大哥耳邊細語，抱著他，一遍又一遍的告訴深愛的人，她們愛他，看到大哥心滿意足的面容，讓我們在他床邊也都安心下來。

大哥現在在天與主耶穌見面了，也與為他禱告的爸爸媽媽見面了，並且他的身體安息在主的懷中，有一天我們都要復活一同永遠與主同在，也會在天上與大哥一同歡聚。

感謝深深愛我們的主，讓我們的一生有主的同在，更為我們在天上預備了美好的住處。



The Scholar, The Educator, My Father

長女 馬燕軍

The legacy that my father left behind for the world is as a scholar and an educator. His life work is dedicated to his research, his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and in his later years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out the years, I see his diligent attitude towards his research, the amount of work and consideration he puts into doing the right thing, always looking at the big picture and the greater good. Although I may not have known it at the time, I do learn my life lessons by watching him. I remember in high school, I would bring my Chemistry questions to him for help. His first reaction would always be “Bring me your text book, lets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then we solve your problem” . Being an impatient teenager, I would complain and want quick answers so I could get my homework done. However, he would insist on explaining the basic concepts so I really understand. Years later, I realize that I have witnessed demonstrations of the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way he treats his work, his craft, his research.

Outside of work, my father was a loving, kind, gentle and very often mischievous soul. He talked about and was always quite proud of the antics he did as a teenager and even in graduate school. This somewhat confused me as I wondered whether we were allowed to behave the same? We do witness his mischievous and fun side in the various pictures of him posing with statues and signs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doting father and loving husband, the words of love were not spoken much but we experience his

love through his actions and small things like the facts he worries, often in my mind to a fault, about things like my luggage being too heavy on my many trips back from the States.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hat I got to be by my father's side for the last month of his earthly existence. Although it is sad to let him go and I will miss him dearly, I believe he is now in peace and without pain. I believe he will still be watching over our family from heaven. So here is to Daddy: don't worry, we will be ok. We will miss you, love you forever.

Daughter,

Yann Jiun 燕軍



懷念我的爸爸

次女 馬名軍



記得小時候爸爸雖然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學校陪學生或處理公務，但是仍會陪著我們玩，我學騎腳踏車、游泳都是爸爸帶著學的。還有教我打彈珠和抓四腳蛇，害我現在只要看到四腳蛇，就會想要找根草來把它吊起來。爸爸也很喜歡卡通，以前喜歡頑皮豹、老夫子，後來最愛看櫻桃小丸子。但是有一年帶我去看電影，想說去看老夫子吧！應該是我們都喜歡看的，爸爸竟然在電影院睡著了。

我爸對我們的穿著打扮從來不注意，高三時在成大圖書館念書，他來叫我回家吃飯，不知在裡面逛了幾圈，都沒找到我，他說從背影認不出哪個是我。還好一般學生不知校長長相，不然他在圖書館巡邏是很嚇人的。

從爸爸生病住院狀況不太樂觀時，我就開始整理家裡相片，發現早期的相片中很少有爸爸的身影，因為他多半是拿相機拍照的人。後來我們每人手上都有相機了，爸爸就變成了被拍照的對象。有非常多我們家人或和朋友出去旅遊聚餐的相片，雖然後來發現我爸多半不記得去過哪些地方，但他注意的是一同出遊的同伴，不論是家人還是朋友，對他來說比去哪裡玩都重要。

我很感激能夠提早退休，讓我能在這二年可以常常待在家陪伴爸爸。給他泡咖啡，準備不同的食物；以前爸爸最怕癢，但是我可以強迫他讓我洗腳按摩，我很珍惜這段陪伴他的時光。



懷念大舅舅

外甥女 Jessica Le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SA. During my childhood, plane tickets to Taiwan were a luxury. We visited Taiwan twice: once when I was 5 and once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t that time, our Maa family was scattered over the US and Taiwan. Some were in New Jersey, Chicago, Washington state, and other places. We children, the cousins, remember quite vividly the few times we gathered. I never dreamed that one day I would be able to meet and spend time with my cousins, aunts and uncles in Taiwan.

Then in 2009, due to illness, I came to Cheng Da hospital to consult with a very good doctor.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ime, but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Ma Jer Ru and Yang You Wei) welcomed me and my parents with open arms. They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do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cheer me up, bringing me to flower gardens, good places to eat, and fun local places. 大舅媽 often emailed me beautiful powerpoint slides with birds and flowers. I knew that they cared very much for me and I deeply appreciated it.

Everytime we came,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would make time for our visit. It was good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and get to know them. Whenever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drove us places, their dialogue in the car always made me smile and encouraged me. We also saw the silly similarities in the Maa family that I treasure. I did not realize until recently how important our visits were to them, too. That made me all the more glad that we could spend time together.



圖右一為Jessica Li。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were so kind and loving to me. My parents and I hoped and prayed that our Maa family would turn to God through Jesus. This was my prayer for many years. Thank God for answering our prayers! 大舅舅 is in heaven with Jesus, and one day we will meet with him again!



圖右二為Jessica Li。

懷念一位令人尊敬的溫文儒雅學者—馬先生

翁政義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我於1968年赴美國Rochester大學進修，那時馬校長的夫人楊友偉教授也正在同校的物理系修讀博士學位，而馬校長則在當地的RIT(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研究員的工作。因為他年長好多歲，加上他一幅溫文儒雅的學者形象，所以就以「馬先生」尊稱他，這個稱呼，我就一直沿用至今。兩年後，楊教授完成博士學位，他們於1970年舉家返臺，馬校長任教於母校化工系，楊教授任教於物理系，直到退休而至今，可說他們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成大。

我於1973年回母校機械系任教，而學校分配給我的宿舍，讓我們成了鄰居，也因為這個關係，我和馬校長接觸見面聊天的機會就多了，也促成我們彼此之間的瞭解；隨後他接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的工作，當時我也擔任機械系主任及教務長的工作，所以，加上這層行政上的關係，我和馬校長之間可說是一段長久的鄰居、長者朋友及部屬的因緣，於公於私當然會有許多事值得回憶與懷念。

於私方面，我就提兩件印象深刻的事。那時宿舍的院子裡栽植韓國草，在韓國草未長滿之前，會長很多雜草，我們常會在下班或週末的時間拔草，那些雜草埋根很深，不容易拔除，對於生長於農村的我，當然曉得如何能將雜草連根拔起，而馬校長則只是將長出來的新葉拔斷，過了兩天，新草又冒出來了。有一天，他跟我說：「都是你，都是你害我被太太罵。」原來，楊教授曾揶揄他說：「你看看，人家翁政義雜草拔得又快又乾淨，而你...」，馬校長甚至補上一句「那天我當了校長一定把你Fire掉!」(當時他還是化工系教授)，事實上我知道這是一句調侃的玩笑話。那知1988年，馬先生真的當了校長，他不僅沒有Fire我，還請我當

教務長。記得，當他到我家要我當教務長時，我回說「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我。」人之相知之可貴，莫此為甚。

另有一事，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年的暑假，楊教授赴美探親，只有馬校長一人在家，有一天晚上約八、九點時，馬校長打電話來說：「老翁，過來喝酒！」我隨即應允過去。他拿出一罇兩公升的高粱酒及一些乾果點心來，於是兩人你一杯我一杯的暢飲開來，一直到凌晨三點，酒也所剩不多，我才有點醉醺醺地回家。隔天早上十點，我到校長辦公室，他說你來幹什麼，我說我們不是說好今天要討論事情嗎，他隨即搖手要我離開，並用手勢比著想睡覺。回憶這些往事，倍感溫情的可貴。

在我任職國科會時，國科會的一份刊物「科學發展」正需要一位主編，那時我想以馬校長深厚的科學素養以及流暢無比的文字功力，是擔任主編最適合的人選，乃指示人文處與其直接連繫，馬校長也慨然允之。此後，憑藉他在學術界的廣泛人脈，隨著每期不同的主題，邀約許多優秀的學者專家撰稿，而他對每篇文章也都很仔細的閱讀並逐字修正，每期他也針對主題及各篇文章容撰寫一篇非常精闢的「主編的話」；連續十幾年花費他無數的心力，對臺灣的科普教育推廣具有重要的貢獻。

於公方面，馬先生擔任校長六年，對成大的校務發展具有影響深遠的貢獻，可資書寫的事蹟當然很多。他是一位充分授權與尊重信任部屬的領導者，所以我在擔任教務長期間對於教務發展及協助校務推動都能盡情的發揮，也讓我也有很好的成長。就以當年奉命擬訂中程校務發展計劃來說，在校長的充分授權下，我們得以放手來做。在過程中，先建

立學校所有的的基本資料，包括發展沿革、校地、學院系所成立歷史、校舍面積、學生、教師與職技人員人數、圖書儀器設備、教師論文發表情形、畢業生人數等，以做為檢討現況及擬訂計畫的依據。接著舉辦七次說明會，以凝聚共識，及彙整各方面意見而完成「校務發展計畫擬訂原則」，隨後進行分層規劃，並由專案工作小組就各單位研擬之計畫，依據「計畫之擬訂原則」及年度經費概算額度，予以協調及修正，如此經過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多次的溝通、協調、而完成了非常完善而具有可行性的校務展計畫書。後經教育部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評定為十所國立大學最優者，並通過排序前面的六棟建築的經費，總共25.5億元，讓學校的硬體建設來個大翻身，這對日後的發展影響至深至大。

馬校長也是一位深具民主且開放的領導者。當年新總圖書館建造地點的選擇是一個重大的難題，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派主張就原有圖書館向西擴充有利於節省經費，而另一派則主張仿效歐美大學其圖書館設於校園中央區域。於是馬校長很開明地讓他們在校務會議公開闡述其觀念論點，經討論後付諸表決，結果選址成功操場的意見獲得多數人的支持。可是那時的工科系主任又出來抗議反對，馬校長也很阿莎力地同意他們提出復議；再經表決仍然維持原議，於是一場風波總算塵埃落定。

總之，馬校長是一位和善可親、學術素養深厚、而兼具充分授權、民主開放等人格特質的人，令人尊敬；他的離去讓人不捨，謹以此文表達我最深的哀思。

馬先生，安息吧，您這一生已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左起為高強校長、翁政義校長、馬哲儒校長、賴明詔校長、黃煌煇校長。

謝謝您，讓我有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

翁鴻山

國立成功大學前代理校長

初識

馬校長，您是在民國59年（1970年）秋季回到成大，而我在同年春天就負笈美國進修，直到4年後完成博士學位回國才跟您見面。我回國不久，您夫婦倆邀請我到您們的宿舍，閒談彼此在美國留學期間的事。我還記得，當時微波爐還沒普遍使用，當天您為示範它的功能，就將一杯水煮沸給我看。



馬校長與翁老師於成大化工系友年會合影翁鴻山。

代理系主任半年，共事二年半

民國67年石延平老師擔任系主任滿6年，要換新的系主任。當時夏漢民校長屬意您接任，但是當時您在美國，還要半年才會回國，石延平老師就去見校長，建議請我代理系主任。但是一個剛升為教授的年輕人要代理系主任好像有點不妥，夏校長就任命我為化學工廠主任，就這樣，我代理了系主任半年。

您回國後，我仍繼續當工廠主任，一共擔任了三年。在這段期間，除了管理化工系實習工廠外，我也協助您管理化工系的實驗儀器設備、儀器設備經費和建立一些制度，您說我作得蠻公平的。民國69年，教育部要我們化工系增收一班，也同意在系館前排增建二樓，您就請我幫忙處理相關事務。我們常常由系務談到研究，談研究時，也會談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學和化工方面的原理，我覺得蠻不錯的。

協助通識教育課程，讓我對工程領域的內涵更加瞭解

您當系主任二年半後，升任工學院院長。您擔任工學院院長最後一年，成大開始推行「通識教育」。工學院在上、下學期各開授一科有關工程方面一般知識的課程；一個學期是「應用科學與工程」，另一個學期是「工程概論」。您請我協助規劃，由您出面邀請產業界和學界的專家學者來校演講，每一個星期一位，少數是請我們學校的老師。這個課程要發講義，要考試，由我出考試題目、改考卷。這種課程類似現今的通識課程，因為各系所的學生都可以去修。由於參與這個課程，雖然比較忙，但是我對「工程」領域的內涵更加瞭解，謝謝您！

任命我擔任研發會執行長，給我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

您於77年起榮任本校校長，79年校務會議通過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究發展處）組織規程。由於我與您有前述共事的機緣，您原擬聘我出任首任執行長，但是因為我已答應出任高雄工學院首任教務長暨化工系主任而未便接受。您曾擬聘另一位教授出任，也因該教授另有新職務而婉謝，您遂決定研究發展委員會延後設置，等我於次年返校後正式營運，並聘我為首任執行長，非常感謝您看得起我！

任內在同仁協助下，訂定相關規章、編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校長遴選辦法、因應新頒佈的大學法大幅修訂本校的組織規程。其中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是在您充分授權下，由翁政義教務長、楊明宗總務長、營繕組陳長庚主任、企畫組召集人黃得時教授和我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因為被教育部評為最優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從而獲得27億元的補助，得以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和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本校第一次遴選校長之工作由研究發展委員會負責，於83年2月底開始第一階段之推薦作業，歷經三個階段，最後於4月24日由遴選委員會推薦二位為校長候選人，呈報教育部遴聘。83年初，為因應大學法的大幅修訂，本校的組織規程必須全盤

修訂，您遂聘請數位教授和我，組成研修專案小組負責此一任務，並指定研究發展委員會擔負相關工作。此外，82年底我們排除諸多困難，在83年初創立了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您也任命為我第一任執行長。

民國83年8月1日，您在擔任6年的校長後卸任，我也離開雲平大樓，我們都回到化工系館。您為人謙虛，自謙：非幹練的人但能夠讓一些能力強的人參與校務；這種雍容的氣度是您主持校務成功的關鍵，和頗受同仁愛戴的因素，也讓我非常敬佩！

退休後相處閒聊，是很愉快的事

您在民國90年，年滿70歲退休後，辦公室也搬到五樓，積極從事科學發展月刊的編輯工作。我在98年退休後，辦公室也搬到五樓與您為鄰，所以常見面，尤其是當您不再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後，更常見面，您常在下午到我的辦公室閒聊。

您和我偶而會談唐詩宋詞；我們有好幾次談到：蘇軾的〈念奴嬌〉、〈水調歌頭〉和〈前赤壁賦〉---等；也曾談到岳飛的〈滿江紅〉，您可背誦全文。唐代劉禹錫的烏衣巷，我僅記得「----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您卻記得全部(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我喜愛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您也會背誦該篇文章的片段，顯見您有相當好的國學造詣。跟您閒聊，談些詩詞及逸事，是很愉快的事！

跟您相處和共事近半世紀，有機會跟您共事，在您充分授權和信任下，讓我有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謝謝您，祈願您安居天國，永留懷思！

緬懷馬哲儒校長的人文素養

賴明詔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一個大學的良窳可以從學校的師長、校友、甚或學生在校的言詞行為多方面來表現。但我覺得另一個的指標更能反映學校的特質，那就是校長的領導能力所影響的校風，在這方面馬哲儒校長是成功大學極傑出的校長之一。未到成功大學之前，我認識馬校長不深，以前只聽過馬校長的名字，知道他是我伯父賴再得教授的同事，他們都是化工系的元老級傑出教授。我的伯父及馬校長有共通的特質，即兩人都有人文素養：賴教授的反應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的藝術；馬教授的反應在無數的文學作品，闡述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我就職成功大學校長的當天，我即接到馬前校長的賀卡，其中的一句警語即是「要注重成功大學的人文風氣」那就是人際關係。這個理念永遠留在我心頭，成為我治理大學重要的指引。

馬校長最令人欽佩的是他的博學。除了眾多的人文與科學介面的小品文（發表在各類教育雜誌），特別是有關各種教育的話題，例如“通識教育”的內涵及定義；工程教育與科普教育的關係等等，內容無所不包，卻仍然能夠做深入的討論，令讀者嘆為觀止。

最令我欽佩的是，他數十年來作為“國科會”通識教育雜誌的主編所付出的心力，他每期都要寫一篇“編者的話”，介紹該期主要文章的內容，從工程到數理，從生物到人文，包羅萬象，雖然只是簡單的描述介紹，卻需要真正了解內容才能如此勝任。我仔細讀了幾篇，深深被馬校長引用的文章吸引，衷心佩服他的智慧新知及好學。

由於種種理由，在我接任成功大學校長前的一段時期（2007年），就常常聽到馬校長的名字，但沒有機會在上任前去拜訪他。但是我接到

一張他和夫人的卡片，要我注意學生活動的空間，（尤其是舊學生活動中心改建的事），他們關心學生活動設備不夠，而關懷學生正好也是我的中心理念，所以我在上任第二天即批准了中心改建計劃。這是在成功大學批准的第一個大計畫。接著我又批准了成功廳的改建，這些學生活動的計畫可以說是受到馬校長的助力，在在顯出馬校長對學生的關懷。

2007年3月，我以成功大學校長的身分舉辦了一個“早春音樂會”，這是我以音樂人文治校的策略的開始，從此揭開了音樂充滿校園的特殊文化。我認為馬校長為我這個理念做了催生的工作，所以我把這個榮譽和他分享，在當天晚會因為我是表演者，不宜當音樂會主席，而改請馬校長作為主席來為音樂會開幕，所以我說馬校長也是成功大學文藝復興的催生者之一。後來我也經常看到馬校長在校園騎腳踏車或散步，陪伴著他的夫人楊友偉教授參加成功大學的藝文活動，特別是合唱團，溫馨感心。

今天我們追思馬哲儒校長，這些往事特別躍上心頭。謹以此文代表我的思念，崇敬和感謝。



右起為黃煌輝校長、賴明詔校長、馬哲儒校長、翁政義校長、高強校長。

自成一格的典範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8月8日早晨收到馬校長揮別耆壽人生的訊息，當下是無法綜整歸納的不同滋味…與成功大學同齡的馬校長，在成大的基地上盡職、盡責的教研究生涯超過一甲子，以經年常在的身影，照看過許多世代的傳承，但也一如他一向予人如沐春風、自帶幽默的性格，我深信，馬校長親自挑選了「父親節」的特別時刻，與我們告別、讓我們記憶！

我加入本校服務後不久，還在四處探索、專心致意於跨國合作的奔波時，馬校長已卸任他的最後一個行政職務，對於非工學領域的後輩如我，自然也難以有直接、或高強度的鏈結。但是，因為當年父親有幸參與多項媒合台南在地企業資源、協助校務推動的機緣，我卻常有機會耳聞這個敦厚樸實、常在輕言淺語之間成就智慧與品格的馬校長。

多年之後，我獲遴選委員會推薦接任校務治理大任、惶恐自然，而上任前在化工研究室向馬校長請益的晤談、卻是至今不忘的溫暖！我們對坐書桌、馬校長拿出紙筆，他輕緩說著道理、又彷彿怕我忘了關鍵字，慢慢作記、點評。回憶當時對話的情境中，有時我實在無法體會他的某些段落究竟要帶向那個結論去？一直到其後的治校過程中，我才有機會領略那其實是用生命與情感在這個校園中經過的軌跡、淬鍊後的心得！馬校長說，「你要記得，成大是一台大巴士、不是小跑車；轉彎加速時要有完整的規劃、也要能實在地掌握速度，否則無以成美事。」卸任半年之後的此刻，再次回顧馬校長的真知灼見，感受尤為深刻！

我的8年任期中，馬校長在楊教授的支持下，是每一個校級活動中固定出現的身影…我習慣他出現在吉隆坡的校友會大路跑、西雅圖的全球校友嘉年華、每年一度在台南的校友之夜…然而年歲添長，我也學著習慣看

著他從不樂意受我協助拄杖起身、到漸漸自在地讓我推動輪椅到舞台上參加薪火相傳的點燈…我自己也要接受他出入醫院的頻率增加、看他在家中蟄居的樣態…而馬校長總不失那一抹永遠不勉強的笑意，像是有一種不待人定義的自信與滿足、有一番自成典範的修為與存在，煦煦麗日和風、從不相違、從不離散！

作為一個前輩校長，馬校長在校園中用30年持續參與的摯誠、遞送給後輩最堅定的支持；作為一個前輩學人，馬校長用60年孜孜不歇的學術服務、啟發了後學永遠可以貢獻的榜樣。

成功大學和我們都將因而永遠學習、各自永遠記憶！



一生的導師

歐善惠

國立成功大學前副校長

大仁科技大學前校長



馬校長與歐善惠教授(後排右六)聚會照片。

馬哲儒校長1970年回成大任教，當年我是成大土木系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馬校長當時兼任國科會工程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辦公室在成大電子計算中心樓上，我當時常去電算中心使用電腦，就見過國外回國的馬教授。後來馬教授擔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接觸機會就更多了。認識馬校長長達53年，雖無緣直接受教，但受馬校長身教卻影響我一輩子。

回首馬校長帶我踏入學術行政工作，深感榮幸。1975年我開始在水利系擔任講師，1978年獲教育部頒授國家工學博士學位，改聘為副教授，後赴美國夏威夷大學及德拉瓦大德進修研究一年，於1982年升等為教授。從事較單純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感覺上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精華的時光，教

學研究全心投入，熱誠十足。到了1986年情形開始改變，當年8月我接了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系主任。

當時大學學術主管是派任的，有一天我接到當時成大工學院院長馬哲儒教授的電話，說有事來研究室看我，我是晚輩怎能勞駕長輩來看我，趕緊去院長室看他，心中也猜測可能是有什麼事。

果不其然，他說水利系郭金棟主任6年任期將屆滿，水利系研究成果很好，建教合作計畫甚多，學術活動也很積極，以後水利系主任請我接棒，繼續提升辦學績效。我則以系裡有些教授比我資深，可否請他們接任；院長說，請誰當系主任是由學校決定，不是由當事人決定。從此開展了我一生長達23年半的大學學術主管的日子。

在學校擔任行政職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但不是每位教授都願意當，也不是每位教授都做得好。能推動各項學術活動，有機會參與建立合理制度，將學校資源做最有效合理的分配，幫助教職員成長，提升教學品質，最終受惠的是學生。1986年起受任水利系系主任兩任6年，積極擘劃，建立制度，爭取學術資源，水利系教師榮獲國科會研究獎助的比例大幅提升。

在擔任系主任第5年某一天，又接到已升任成大校長馬哲儒教授的電話，邀請我擔任成大總務長。這次我則堅持婉謝，這對我往後的學術生涯，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在系主任6年期間，雖可減授2小時教學，但為維持研究與教學，確實辛苦。系主任任期屆滿，申請休假研究一年，這是我第一次申請休假，沒有繁雜的行政事務，感覺非常輕鬆，也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但在休假的後半年，情況又有改變。成大工學院李克讓院長6年任期將屆滿，當時新的《大學法》已頒布實施，大學學術行政主管須由遴選產生，成大也已開始工學院院長遴選作業，公告各界推薦候選人。

成大水利系在我休假期間經系務會議通過，推薦我為院長候選人。此事當初毫無規劃，而且成大工學院規模龐大，涵蓋完整工程領域，人才濟濟，

水利系在工學院是小系，出任院長可說毫無希望，所以當時我的態度頗為消極。經系裡資深教授勸說，認為即使未選上，也是件光榮的事，何必拒人千里。因此休假的後期又得準備院長遴選資料，也過著忙碌的生活。

後來，成大工學院院長遴選第一階段，我名列名單之內，第二階段遴選3位候選人送請校長聘任，我也在名單之內。最後，又接到馬校長的通知，聘任我自1993年8月起接任成大工學院院長職務，沒想到與馬哲儒校長有這麼深的淵源。

為增加與外界的接觸，在任教期間我也參與一些社會團體的活動，曾擔任1994-1995年台南國際同濟會會長，參與社會服務工作。於2006年從成大退休，前往大仁科技大學擔任校長職務。某天我接到已退休的馬校長電話，他說推薦我為府城集思早餐會會員。第一次參加早餐會，馬校長及夫人楊友偉教授還親自陪同我與內人與會，避免我們有陌生感。現在我每個月第一個週日早上都參加早餐會，於今馬校長卻永遠缺席了。

府城集思早餐會成立於1973年，由當時張麗堂市長號召成立，會員涵蓋政、商、學、醫、媒體等，每月輪流專業分享。成大前校長倪超教授亦曾為會員，後來有會員進入立法院，也在立法院成立集思早餐會次級團體。

近幾年成大幾位同仁發起成立成大十全老人餐會，定期歡聚餐敘，享受老人生活。後來更名為成大十全養生會，馬校長賢伉儷也是成員之一，輪流作東，閒話家常交換養生心得，可惜馬校長也將缺席了。

馬校長一生奉獻成大，低調勤奮，提攜後進，是典型的成大校友，令人永遠景仰懷念！

哲人其萎 儒範長存

李福登

臺南家專前校長
高雄餐旅大學創校校長

七十年代中國國民黨青工會設於臺南市南門路的南部辦公室，定期召開嘉義以南的大專校院校長座談會，我時任臺南家專校長，會議中得識當時的成功大學校長馬哲儒先生。他偉岸高大的身影及幽默風趣的性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馬校長的宿舍在臺南市大學路十八巷底，那時炙手可熱臺灣排名第一的網球國手王思婷也住在同一巷內。中華日報在報導中美稱十八巷為「名人巷」，後來我由東寧路遷居大學路十八巷，沾了一點名人巷的光環。

因住同一巷內，常遇馬校長騎著腳踏車上班，相遇時他總是客氣地下車跟我聊幾句，交換治校心得。他治校有方，任內成功大學校譽日隆，交談間他誠懇相與，我受益良多。

七十九年寒假，救國團在臺南家專辦理大規模的青年研習營，馬校長代表總團蒞校探視學生。他非常重視學生的生活環境，我陪同他看了廚房、餐廳、及住宿床鋪等處。在對學生講話時，輕聲細語，備極關懷，不似長官，倒像慈父，學生們均感如沐春風。

八十八年，東方工專(後改制東方技術學院，今為東方設計大學)由教育部接管，組成公益董事會，延攬多位退休的大學校長出任董事。

馬校長比我早進董事會，九十五年改選董事長時，大家一致推舉德高望重的馬校長出任，但他謙虛禮讓、堅辭不就。後承董事們不棄，推選我擔任董事長，由馬校長監交接任。數年之間，屢次董事會中，馬校長發言不多，但每遇重要關頭，他總「一語中的」，高手出招，化解難題，董事會得以順利運作。對於他屢次的出手相助，我是既感謝又敬佩！

東方設計大學董事會依例每年辦理共識營，馬校長偕同夫人楊友偉教授從不

缺席。一次前往恆春半島最南端的「龍坑生態保護區」參觀，園中珊瑚礁遍佈，小路崎嶇難行，馬校長自認行走不便，怕拖累大家，乃自願留守在管制區幫大家看守行李，夫人則隨大家前行，觀海吹風。我提前返回管制室想陪他，他卻一再催促我隨同眾人，他體貼寬厚的性情，我深有所感。

佛光山開山宗師星雲法師為鼓勵教育工作者，特設「星雲教育獎」。由於馬校長的鼎力推薦，我倖獲第三屆「終身教育典範獎」，除深感榮幸外，更特別感謝馬校長愛護提攜之情。

退休後，我邀約多位退休好友一起遊山玩水，大家歲數加起來將近兩千歲，故取名「千歲團」；又因眾人不認老，更稱「不老千歲團」。

馬校長賢伉儷亦曾參加多次旅遊，途中相攜相伴，談笑風生，斯情斯景猶在目前。記憶中，他們總是提早上車或提前到達集合地點，因為自覺動作慢，怕耽誤團體行動時間。如此自愛自重，當今之世，幾人能夠！

晚近幾年，東方設計大學董事會因情勢所需，常在臺北召開會議。

馬校長每次出席，楊教授必親自陪同前往，坐在會議室外靜靜等候，夫妻鶼鶼情深，令人稱羨。他二人個性爽朗，每邀餐敘，只要時間允許，總爽快應允，席間與同仁共飲同歡，親切隨和，獲得同仁一致敬愛。

驚聞馬校長高齡辭世，往日種種一一浮上心頭，亦哀亦傷。馬校長，哲人襟懷，儒者風範，此生圓滿，典型永在。祈願一路好走，天堂永息！

領航守護 成大典型—敬悼 馬校長哲儒教授

陳金雄

國立成功大學前總務長、主任秘書
教育部前主任秘書
國立僑大、樹人醫專前校長

一、前言

成功大學自日治時期1931年創校，歷經4任校長開創；臺灣光復後1946年起，再經19任校長，經營迄今92年，已是躋身國際名校。成大博物館歷年蒐羅校史，訪談歷任校長，製作《校史人物系列》專書，各具建樹，二十餘萬校友，親受領航薰陶，締創幸福人生與貢獻國家社會，無不感念師恩，心繫母校。

馬校長是成大化工系43級校友，留美賓州州立大學博士，59年返校服務，歷任系主任、工學院長、校長、名譽講座教授，長達32年。退休後復受國科會聘請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長達16年192期，是成大卓越大師、領航者，也是科普教育泰斗，一旦辭世，令人崇仰，永遠懷念。

二、榮幸共事 備承厚誼

民國70年8月，我於夏漢民校長任內，由教育部科技顧問室研究員兼秘書，應聘成大中文系教授兼總務長；與工學院馬哲儒院長/化工系教授共事，也知道馬院長夫人物理系楊友偉教授，是成大第一對夫婦博士教授，甚感榮幸；同時，楊教授的表姊旅美宋樹老師，與我夫婦是臺南師範同窗，尤覺親切。

初來成大，先住光復校區禮賢樓招待所，再遷勝利校區舊學人宿舍(當年接待普渡大學合作學者；大學牌樓西面，現為成大會館舊址)，後遷東寧路95號主管眷舍。原住戶石延平教授剛好榮任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臺灣科大前身)校長，曾託馬院長轉達，該二樓宿舍後方曾自增建孝親房，依當時公務慣例，後住者都有適當補貼前任；惟經表達當時自身實況，並承馬院長溝通後告知，石校長免收補貼款，謹勉戮力奉公，對於

兩位前輩厚愛，終身銘感。

夏校長拓展成大校務8年(1980~1988)，我則任總務長3年、夜間部主任與主任秘書各2年；經常日夜上班，以校為家。平日與馬院長相處，他常善意婉言，應當適度休息，勿太辛勞；友善關懷，令人感念。

三、掌舵六載 風雨精進

77年7月，夏校長於治校有成，含創建醫學中心、增設航太所等興利除弊後，榮升國科會主委。毛高文部長則聘馬哲儒校長接掌成大，與中興大學陳清義校長，由媒體讚譽為毛部長打出兩張學術王牌，而為學界津津樂道。

馬校長學術地位崇高，先後獲頒教育部工科學術獎(72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74-77年)，為人謙卑懇切，深獲全校教職員工敬仰愛戴。主持校務，留任前朝與啟用新人，大致各半，對於安定人事，穩健發展校務，都能水到渠成。

馬校長治校6年，接續夏漢民前校長的執行計畫，依次完成醫學院、附設醫院和航空太空研究所，以及歸仁航太實驗場的軟硬體措施，增購附設醫院門診大樓用地、安南校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校區加倍擴增。

第二任後期，創設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究發展處)；領導翁政義教務長、翁鴻山研發處執行長等部屬，草擬陳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榮獲教育部評為最優計畫，隨而獲得27億元的高額獎助，同時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和自強校區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其中機械、電機、化工等三系新館，各為8,000坪，造價4億元，號稱亞洲各大學最大

的系館，校園氣象一新，學界刮目相看。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成立「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親赴教育部溝通獲准，讓全校教師得以申請或參與校外的建教合作計畫，奠定成大每年產學合作額度均為全國之冠的雄厚根基。此項產學合作計畫績效，和畢業校友成為企業最愛的兩項指標，成為成大常站鰲頭的驕傲。

值得一提的是，馬校長初任校長時，適逢教授治校，學運湧起，南北多所大學師生串聯，動盪不安，惶惶不可終日；而馬校長都能與行政、學術主管，適切溝通，及時回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建議，比如公布校務帳目、開闢言論廣場，妥善因應，安定校園。

四、兩度奉聘 幸不辱命

馬校長榮任之初，他說，我是附工校友(41~44年日間初級部末屆，當年三千餘人報考，僅錄取120人；翌年省立工學院，將升格成功大學而預先停招)，聘我擔任附設高工補校校務主任。

接任之初，學年度招生四、五百人，報名僅五、六百人；心想振衰起敝，刻不容緩。乃洽新聞中心李金振主任，協助製作口袋型文宣，並由本人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前往臺南縣市學區國中宣導，並邀請國中校長、主任蒞校參訪，相互交流。令人驚喜的是，第二年起，每年招生報名，多達千人以上，奠定長期穩定基礎。令人欣慰的是，而後多年、多任校務主任，多採此種方法，加強招生，維持校運不墜。

再者高工職校學生，每年都有參加技能競賽，縣市、地區、全國等

層級，附工以往也定有獎勵師生辦法，但長期無法突破獲獎。本人乃與資深教師、校友多方溝通，各科擬訂培訓選手計畫，並接洽行政院勞委會南區訓練中心訓練師，協助培訓。第二年起，陸續於南部縣市、地區競賽脫穎，金銀銅牌相繼湧現，校園士氣高昂。到了第三年，除總體獎牌增加外，榮獲全國鋪面冠軍，我和學生代表李欽雄參加勞委會組成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前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舉辦第31屆國際技能競賽，並考察荷、比、盧、德、法、瑞士等歐洲六國的職業教育概況。

又接任第二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審查年度預算，突有兩位立委提議撤消政大國關中心、中央大學遙測中心與成大附工，且自成大附工執行。接獲消息，猶晴天霹靂，立馬連夜趕往臺北內湖，洽請當年附工周文欽總務主任，託其千金北縣周荃立委營救。所幸二讀會由臺南市王滔夫立委，發言撤消此案。

現今，今(112)年8月1日，成大附工合併臺南高工，又併入成大附屬臺南高工，配合國家教育政策，而有圓滿結局，身為附工校友、校務主任的我，不由由衷欣慰。

再則，附工校務主任三年之後，80年8月，承蒙國科會夏漢民主委，商請借調前往擔任研究員兼機要工作小組召集人兼太空計畫室主任秘書一年半，又隨同夏主委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科技顧問組召集人(原李國鼎政務委員創設單位)，續聘為研究員兼秘書半年後，歸建成大。

82年8月，承蒙馬校長續聘為夜間部主任一年，當時一面執行公務，一面有感於馬校長榮任校長期間，主持各種會議演說、或應邀公私場合嘉勉晚輩後學，都先行寫稿，時有名言金句，適合編輯成書，分享學界。

乃與新聞中心李金振主任等同仁，協助編輯成書，而為《樹人存稿》，開啟之後馬校長陸續著書立說，相繼出版、《大自然的規律》、《牆頭的梯子》、《老榕的話》等書。至於之後榮任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自349期至540期，每月邀稿、潤稿、親撰《編者的話》，既是士林大師，又為科普泰斗。

五、敦厚溫情 典範長存

馬校長具仁者胸懷，早年得知秦大鈞前校長(任期1952-1957年)，轉任臺大任教並退休後，家居生活困頓，乃與石延平教授等校友聯繫，時予接濟，敬師尊長之情，令人感動。

又王唯農前校長(任期1978~1980年)，既是當時原子科學博士，又曾任青輔會、省黨部主委的國家棟樑，主政成大，校譽鵲起；可惜不幸英年辭世，王校長夫人將當時學界與親友於告別式致贈之奠儀，捐為成大文、理、工、商學院與附設高工等五單位之獎學金，惟十餘年之後，基金將罄。

馬校長心有不捨，乃與李士崇前訓導長、章 然前主任秘書等舊屬，商議邀請南北書畫名家蒞臨成大揮毫，義賣所得，預估募款二百萬元，作為基金，讓王校長與夫人這番心意，得以繼續嘉惠學子。

本案經過全校主管同仁通力合作，努力勸募，結果超乎預期，共募得三百餘萬元。而本人擔任附工校務主任，乃與林耀鴻教務主任、電機科白錫明資深老師首往臺南市議會拜訪副議長林南生校友，承其慨捐王校長基金二十萬元，另自捐附工獎學金200萬元，加上建築科張錦鳳主任、劉曉嵐數學老師發動校友踴躍捐款，王校長獎學基金部分，計捐六十餘萬元。

六、結語

馬校長治喪事誼，感謝沈孟儒校長暨行政團隊，宏觀歷任校長、師長貢獻，比照王唯農校長、蘇雪林教授、吳京校長(夏漢民校長2021辭世適逢新冠疫情，未能治喪)等前賢，全力治喪。

沈校長依家屬意願，調整告別式由中正堂調為市殯館景行廳，親洽達成；並於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廳設置三日追思會場，播放回顧影片，展覽文物；團隊編著追思文集，為馬校長治學、治校風範，存為成大永恆教育資產，成大人同感哀榮。



陳金雄校長(前排右一)聚會照片，馬哲儒校長(前排右二)。

憶馬校長時代的行政點滴

李金振

國立金門大學前校長

光陰飛逝，時光倒退到四十年前，憶往事，歷歷在目；那是民國70年，我取得臺大碩士學位後，承蒙恩師李國鼎政務委員之推薦，受聘為國立成功大學助教，職司夏漢民校長機要秘書。

從此，我似乎不由自主地掉進一個工作狂熱的戰鬥團隊中；夏校長腦筋動不停，下班只是工作地點由校長室移至校長宿舍。在工作團隊中，號稱夏校長左右手的李茂雄主任秘書和陳金雄總務長，只要夏校長說得出口的，他們兩位忠誠的幹部一定全力以赴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連滾帶爬也要達成任務。

那年夏校長50歲，其麾下的一級主管也差不多50歲；包括教務長李克讓以及後起之秀的翁政義，學務長李士崇、文學院院長吳振芝、理學院院長田憲儒、管理學院院長周春堤，以及醫學中心籌備處執行秘書黃崑巖。

其中工學院院長馬哲儒，更是備受矚目；彼時，工學院擁有15個系所，超過全校系所總數的二分之一，呈現一黨獨大的局面；相對的，在校務任務的分工上，也責無旁貸地肩負起較重的壓力。

夏校長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機關首長，他滿懷旺盛的企圖心，使他不僅白天行程滿檔，似乎未曾錯過任何寶貴的分秒。即使下班後也不得閒，若在校務發展上有所新的思維，或找到新的突破點，乃等不及天亮；上班後立即通知相關主管前來辦公室討論。此刻，身為第一大院的工學院馬哲儒院長，其被邀的機率自然最高。馬院長也習慣性的提早上班待命。每次看到馬院長面帶笑容、雙手捧著資料地走進校長室，似乎胸有成竹地預測夏校長會出甚麼問題。

事實證明，馬院長不僅會解題，而且也會命題。他能舉一反三地歸納夏校長可能會涉及的配套子題，所以每次馬院長來校長室時都帶著有解的問題來見夏校長；並且按各項業務的進度表按表操課。也許是英雄所見略同，馬院長的大膽假設，常提供了夏校長的新靈感。

強將之下無弱兵，與夏校長並肩作戰六年的馬院長，於民國77年夏漢民榮升國科會主任委員後，馬院長在人才輩出的成大主管中脫穎而出地被教育部毛高文部長聘為成大第八任校長。

因為對校務的充分瞭解，所以上路就全速進行。在兩任六年內，為成大奠定了承先啟後之基礎。其中在學術系統方面，使醫學中心和航太實驗場，由誕生成長期邁向成熟期。在校地的擴張上，任內取得安南校區、歸仁校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為成大提供了未來的發展用地。在建設經費上，馬校長任內爭取27億元，在成功校區興建了圖書館總圖以及在自強校區興建五棟工學院各系所大樓。在軟體制度上，馬校長任內設置研究發展處的前身研究發展委員會。此外，又制定《校長遴選辦法》，成立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成大建立永續發展之根基。

馬校長是一位很會鼓勵、讚美人的長輩，例如：民國84年11月6日，馬校長在〈發展中的國立成功大學〉一文中指出：民國八十年，為了紀念建校六十週年，又編印了一冊《成大六十年》。在《成大四十年》（原校史自臺灣光復後35年起算，於75年出版）和《成大六十年》（校史後來自日治1931年創校起算，於80年出版）中都收集了許多紀念性的文字和圖片，印刷相當精美，在編輯過程中出力最多的是李金振教

授。這段文字，令我雖不敢當卻是很高興。

從客觀的事實見證馬校長在成大校務發展之貢獻自然不在話下。他待人謙遜的態度，更令全體教職員生至為敬佩。馬校長對後學晚輩常以鼓勵代替責備。例如民國84年出版的《樹人存稿》一書，我正因為未做到盡善盡美而自責時，卻接奉馬校長在贈書的簽名上寫著說：「金振主任吾兄留念：為了本書的出版，吾兄投入諸多心力，在此敬致最高謝意。弟哲儒84.9.6」。

民國86年，我奉教育部吳京部長的吩咐，從成大借調返鄉籌設金門第一所高等學府。坦白說，我對大學的設校流程和建設規劃完全外行，大多抄襲成大醫學院的籌設模式。校園的整體規劃也是複製成大光復校區的成功湖和榕園。籌備金門大學過程中，首先由專科改制為學院，再由學院改制為大學。

在關鍵時刻，我都懇請昔日的成大長官跨海蒞臨金大校園實地指導。馬校長在百忙之中，都排除萬難撥冗參加。我知道，馬校長是擔心金門大學若做不好，將會丟成功大學的臉。

民國99年，正逢金門技術學院升格為金門大學時，在評鑑成績備受質疑時，馬校長在評鑑前夕，再度與昔日夏校長的成大行政團隊風塵僕僕地來到金門。在繁複的評鑑流程中，馬校長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他以宏觀的角度指出：今日兩岸的競爭，可由金廈先行。廈門島已有廈門大學，金門島豈可認輸。是故應以大局為重，力勸金門島不可沒有金門大學。至於其他技術問題，可逐一克服。

回顧近十餘年來，我仍留在金門工作，鮮有機會回成大向馬校長請

安；驚聞馬校長於父親節回天家，哲人雖遠，昔日談笑風聲之謙遜典範猶存。令我萬分的不捨與感恩。



李金振校長伉儷感恩餐會，邀請夏漢民、馬哲儒、黃定加等校長。

懷念永遠的老師 馬哲儒先生

黃 奇

國立金門大學前校長

今年是我辭去成大化工系教職屆滿三十年，雖然離開了臺南及成大，但三十年來，若有機會回臺南，都會到化工系館走動，因為在系館內可以與昔日的老師和同事敘舊。自從馬老師退休後，系上為他在系館五樓退休教師休息區保留了一個小房間。一二十年來，每次回到系館，若時間允許，都會特意到五樓，十有八次會見到老師在房間內讀書或寫字，一點都不像退休的人。但在過去一兩年多來，我再也沒在系館內遇見過他，據悉馬老師因年邁行動不便已無法外出家門。十天前從Line群組中得知老師住進成大醫院安寧病房，八月八日父親節早上收到臺大化工系何國川教授傳來馬老師辭世的信息，我的腦子裡開始浮現老師過去的種種。

五十年前我是大二生，馬老師教授我們班上單元操作一、二兩門化工重課。那時他剛從美國歸來不久，國語講得不是很流利，我們學生聽課要等他講述一個完整的概念是有點吃力。馬老師授課時除了講話慢，在黑板上寫字畫圖也慢，因此沒有被疲勞轟炸的感覺，反而有時間反芻消化，記憶也就特別深刻。自大二起到博士班畢業，從聽課、考試、看他做的研究，發現馬老師的思維不受傳統化工教育的束縛，極具前瞻性與創新性。他是臺灣第一個做海水淡化研究的學者，他出的考題也很特別，如從中東運石油回來要如何在油輪上煉油？從南極拖一個冰山回來會被融掉多少？抽油煙機油滴打在濾網的機率有多高？他跟我聊到人類使用核能會產生新的環境汙染--熱汙染，因為核能屬於熱能，要把熱能轉換成功，根據熱力學的原理必須排熱到周遭環境。

馬老師人如其名，是一位德智兼備，待人溫文儒雅的賢哲。他不嚴肅，臉上永遠帶著笑容，對學生和藹可親，在化工系他對待學生輩的同事客氣且尊重，在學校他不是強勢的行政主管及校長，主持會議遇有反對的意見，他會不愠不火以耐心來溝通。有一次在校園內，電機系的王惠然教授告訴我說，在會議上若有人與馬校長爭吵，會落得一個欺侮好人的罪名。示弱無敵手，在那校園民主意識高漲的年代，馬老師以智慧示弱而非懦弱，校務得以順利推展。馬老師深知為政為師不在多言，言教不如身教，他不會對人諄諄教誨，完全以表裡如一身體力行來樹立榜樣，並以一貫謙虛誠懇的態度及高尚的品格贏得學生、同事、部屬、以及學術界朋友的一致愛戴與尊敬。我也是在大學裡教書，除了教學與研究外，也兼任過學校的行政主管，不管是當老師還是當主管，馬老師一直是我學習的對象，尤其在為人處世及人格修養方面，深受其影響。

從學生時代在課堂上認識馬老師開始到現在已有五十年了，在這麼長的歲月裡我和他也有不少的互動，許多有趣的談話和往事值得傳述，在此略提一二。在馬老師擔任校長期間，我曾被校務會議選為經費稽核委員，有機會見到學校的經費預算及使用情形。年度結束了，看到校長的特別費還有不少的結餘，我感到很驚訝，因為之前聽說特別費有一半可以不用檢據核銷，只要寫一張領據就可把錢領出。後來臺灣政界發生多案機關首長特別費的弊端，我才向人提起馬校長的廉潔，也當面向馬老師提起他特別費結餘的事。他說使用特別費每一筆都要檢據也有不可行之處，譬如去探望蘇雪林老教授，包了一個紅包給蘇教授，總不能拿一張領據給蘇教授簽收，那多失禮啊！很多人在退休後花很多時間在爬山或運動以養生，馬老師以前沒有運動的習慣，有一次我在他的退休辦公

室內跟他聊天，問他退休後有沒有運動，他回答說烏龜沒甚麼在動，壽命也很長，若拼命花時間運動來延長壽命，是拿能做事有用的時間換取年老時沒法用的時間，是不值得的。由此可知馬老師珍惜寶貴的有用時間，不是為活著而活著，而是活著為做更多的事。

擔任行政主管時，馬老師一向十分公正，但他在做工學院長時，卻破格幫我生上教授。話說當年成大是由省立改成國立，學校看似升格了，但校內各學系各層級教師的編制員額是固定的，若某一級的教師員額沒有空缺，下一級的教師是無法升等的。因為這個僵化的規定，我雖然努力做研究，研究成果的質與量也超過了升等教授的門檻甚多，但連續兩年的升等申請都未獲通過，直到第三年我以副教授職級獲得了國科會第一屆的傑出研究獎，馬老師特別想到用我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的理由，說服院、校教評會委員及校長專案讓我升等教授，從此我的職涯發展就十分順遂。由於馬老師在學術界德高望重，遐邇聞名，做學生的我，遇有獎項的申請抑或職位的升遷，常會麻煩老師寫推薦信，希望藉助老師的聲望及公信力為自己加持，他都樂意幫忙，親自撰稿慢工手寫，好令人感動。我回到家鄉金門大學擔任校長，上任及卸任時，都邀請馬老師及師母到金門參加典禮，事後馬老師都親筆來信致謝，讓我感受到一位長者對晚輩的愛護與客氣，由於馬老師的字體有獨特的風格，我還特意將信保留下來典藏。

馬老師逝世的噩耗在「歷任大學校長」的Line群組內傳開後，許多大學卸任的校長紛紛表達對他的感念。看到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校長寫道「令人遺憾，很少看到如此自然，以校為家的領導人」的留言，讓我想

起以前在化工系舊系館的情景。馬老師每天很晚才會回家吃飯，而我吃過晚飯後約七八點的時到系館，經常遇到他剛離開辦公室，當我半夜十二點多要回家睡覺，常會碰到隔壁礦油系(已更名為資源工程系)的廖學誠教授剛要進研究室工作，長期如此規律的交班，就有其他同事笑稱我們三人在成大輪夜班。的確，馬老師是以校為家，退休前如此，退休後亦是如此，一生沒有閒著的時候，令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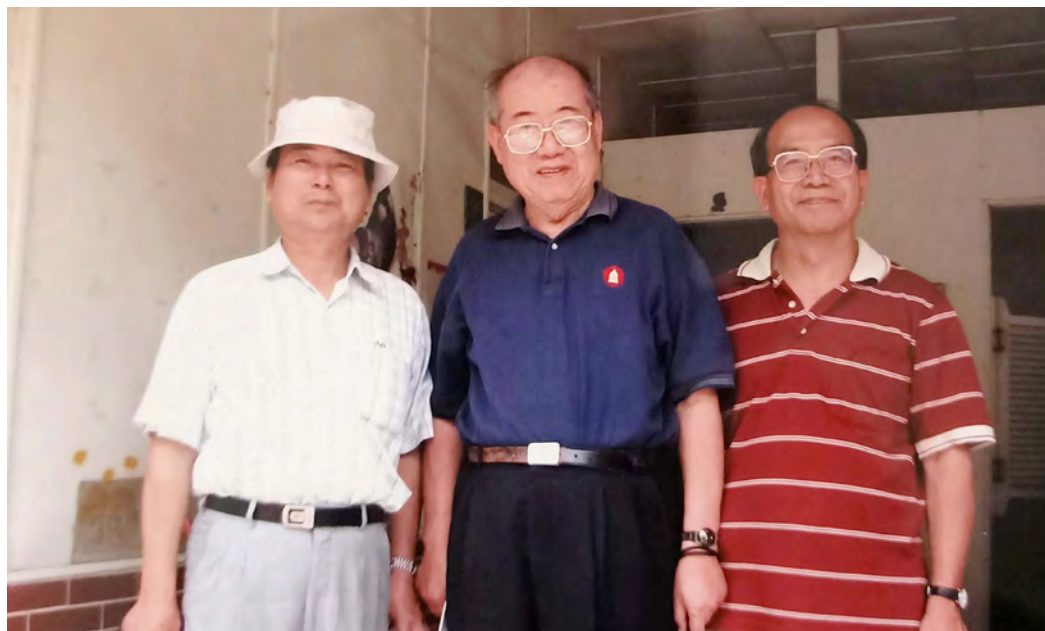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以馬老師高尚的人格作為前行的標竿和航行的燈塔，沒有偏離正道，也沒有在大海中迷航。在過去半百年的歲月中，馬老師對我而言有多重身分，他是我的學長、老師、同事、系主任、院長、及校長，但不管他的職位如何的改變，除了在正式的公開場合外，我都稱呼他老師，因為師生是最真誠的關係，是老師對學生無怨無悔的付出，是學生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感恩與尊敬。小時候在家鄉金門講閩南語，「先生」就是老師，小學生都會用姓加一個「先」(讀音接近國語的顯字)字來稱呼某一位老師。在成大化工系，我們私底下也會稱馬老師為「馬せんせい (Sensei)」。

馬老師畢生奉獻高等教育，育才無數，賢明領導，拔擢人才，功在國家。如今馬老師以「哲人無憂儒生無慮」走完他精彩豐富的人生，享九十三歲高壽。雖然我們五十年的師生緣已盡，為生者除了為老師的離去感到難過與不捨外，特撰此文，以表達對永遠的老師馬哲儒先生表達無限的懷念與感恩。

悼念馬前校長哲儒博士

楊明宗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系名譽教授



成大馬前校長哲儒（中）與成大統計系名譽教授楊明宗（左）、
成大化學系第6屆系主任葉茂榮合影。

馬前校長哲儒8月8日上午8時33分安詳辭世，享耆壽93歲，消息傳來讓人不捨。馬校長自赴美深造學成歸國即返母校成大化工系任教，歷任系主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退休後除了身體違和期間外仍幾乎天天到研究室，可說一生都奉獻給成大。待人溫文儒雅、虛懷若谷，不論貴賤高低皆一視同仁，備受教職員工生之敬重與愛戴，他的離去對成大及國家社會而言實為一大損失。

余於夏漢民校長任內兼任兩年總務長的行政職務，馬校長繼任後獲留任在原職續予服務。由於校長室及總務長室分別在行政大樓2樓走道兩側，故每當兩人同時加班時，他偶而會來我的辦公室閒聊，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及理解他的待人處事及治校理念。今謹就觀察體驗的心得形諸筆墨，以表對馬

校長之崇敬及追思心意。

一個組織要運作順暢，把適當的人擺到適當的位置上去發揮其才能最為重要。馬校長上任後，留任了多位現任主管，使重要校務能無縫持續推動。他用人唯才，並多方徵詢取才，在當年尚未實施主管遴選制度時，他已先行實施。他曾說：「其實選出來的人，與我心目中的人選是差不多的。」不久管理學院院長出缺，他曾問我有無校外適當的人選，我回答「有一位交管系系友劉水深，在政大企管所任教，曾擔任所長一職，應是適當人選。」他回應說：「我馬上去找他，因李茂雄教授也推薦他」不久管理學院召開院務會議，馬校長親臨說明，並經院務會議投票通過劉水深教授擔任院長，只可惜劉院長僅任職一年即轉任大葉大學校長。但後續院長之任用，仍組成非正式的遴選委員會遴選。

民國73年實施大學聯招新制，夏校長對此新制度的實施成效非常關心，且各學系應如何因應此一新制，希望時任統計系主任的我進行研究分析，費了近半年的時間完成了研究報告，而結論中的建議事項，涉及教育部權責者，也由夏校長轉請教育部參考；至於校內的5個學院中，僅有時任工學院院長的馬哲儒教授立即召集全院各學系主任，邀我做簡報，提供他們設定聯招選才標準的參考。能掌握機先，精準決策非他人能及。

我在總務長任上，臺南市政府的某項計畫將破壞校園的完整，為此馬校長與我專程前往拜會市長，希望不要執行該計畫，離去時馬校長甚至說出「此計畫若執行，我校長就不幹了」的話來。結果在馬校長任內該計畫始終未實施，使校園的完整得以持續多年。

身負校務行政重任，總希望各學院間能均衡發展，有一次他告訴我說：「目前各學院間管理學院看起來較弱，需要予以適當的協助。」於是在當年度教育部核給學校的81會計年度的教師員額中，他批示「管理學院工管系增教授1位，統計系增教授4位、副教授1位」，管理學院能有今天的發展，馬校長可說功不可沒；至於對各院系所經費的分配，亦一改過去的集中制，給予各單位較大的額度，以自主發展特色。

學校需要持續的發展，但校地若不配合擴充，恐怕會使發展受到限制。馬校長任內，除接棒完成自強校區大學路劃分之北側9.57公頃及歸仁校區21公頃土地之價購外，對安南校區之購置亦逐步排除障礙，奠定日後順利取得的基礎。

安南校區75.73公頃，原為製鹽總廠之鹽田，臺南市都市計畫將該處劃為「文大5、6、7」，並於其旁規劃一「文中」的中學用地。「文大」之三塊土地分別考量作為「南商升格商專」、「護校升格護專」及「南師遷校」之需，經馬校長爭取，市府同意作為成大用地；而地主製鹽總廠余光華董事長說只要都市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則可依公告地價的1.4倍價格價購，同時可將緊鄰之「文中」用地一併以成大附工之名義買下。因此為求早日定案，馬校長擬與我親自拜會內政部吳伯雄部長，希望早日將臺南市都市計畫變更案排入議程審議，但他突因視網膜剝離住院，只好由我單獨赴會。而在某次宴會中，地主余光華董事長知我已戒酒多年，卻勸我喝酒，我告以：「若購置安南校區土地乙案能簽約，我便喝」，他應允，為了學校我只好不計後果破戒當場把一大公杯的陳紹喝光，沒想到在旁之馬哲儒校長亦主動斟滿同量的陳紹一飲而盡，隨後翁政義教務長及顏富士教授亦跟進。在馬校長任內雖先取得其中30.93公頃，但後續可以順利取得全部校區土地可說是水到渠成吧！

學校執行14項國家建設計畫「成功大學成立醫學中心」子計畫，醫院雖於民國77年6月12日在夏校長任內啟用，但僅開放1至4樓，其餘各樓層仍局部施工中，後續的施作及工程與設備驗收等計畫執行由馬校長接手，約有一年的時間始結案。這期間經建會(今之國發會)負責計畫之管考，要求執行醫療網子計畫之臺大及成大前往專案報告。會議由錢復主委主持，臺大由醫學院及醫院相關人員出席報告；成大則由馬校長領軍，我負責報告。會後馬校長有感而發說：「臺大把計畫執行當做醫學院的事；成大則把它當做全校的事來執行。」無怪乎成大較臺大先行完成計畫之執行，而為14項國家建設中僅次於中鋼擴建計畫完成者。

完成國家建設計畫可說功勞不小，論功行賞本校計有夏漢民前校長等5人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另有多人分獲大功2次、1次等之獎勵，而身為計畫結案者之馬校長，謙沖為懷，婉謝獎勵，令人敬佩。

當年大學校長尚未實施任期制，但當他就任快6年時，他曾說「做了快6年的校長，能力範圍內能做的都做了，就應該換別人來做。」不久後，即看到報紙報導教育部郭為藩部長宣稱「成功大學馬哲儒校長寫信向他請辭校長職務」，這種豁達心胸，不計名利的作為，足為典範。

馬校長任內亦陸續完成一些學校軟硬體設施，購置成大臺北聯絡中心(現改稱成大臺北辦公室)，使學校在臺北有一落腳活動的場所；設置成大幼稚園，使年輕同仁不必為幼兒的教育而煩惱；完成雲平大樓東、西棟之興建並將行政中心遷入，有一集中且舒適之場所提昇效率；完成勝利八舍及敬業教職員單身宿舍之興建，解決學生與教師之住宿問題；而任上正興建中的尚有管院、造船、化工及會計等大樓，充裕教學空間。

有人說若要害一個人，就請他去編雜誌，馬校長卸任校長職務後曾有16年的時間，主編科技部之《科學發展》月刊，自349期至540期，除邀約撰稿人外，每期並寫一篇字數有限卻能涵蓋整期概要以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編者的話」，以他充沛的人脈及淵博的知識，輕易地圓滿達成任務，對傳播科學知識及概念貢獻甚鉅。

馬校長在追悼夏漢民前校長時說：「成功大學有如一座金字塔，從籌備、創校直到現在，是由無數師、生、員、工，大家一塊一塊地用石頭堆積而成的。夏校長是曾經堆了不少大塊石頭上去的一位，堆上去的石塊難免被後人的掩蓋，但它們卻是後來者的基礎，當然，最大的石頭是不易被掩蓋的。」馬校長一方面是延續夏前校長的施政，另一方面則施行新政。他所說的這番話若用以描述他自己亦不為過。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範永留存。謹以此文敬表對馬前校長之崇敬與哀思。

永懷馬校長

黃定鼎 廖美玉

國立成功大學前主任秘書
國立成功大學前中文系主任

我們從美國返臺當天，就趕回到臺南，希望能去探望馬校長，無奈緣慳一面，第二天早上八點多與楊教授聯繫，尊敬的馬校長已經離開我們了。心裡明白馬校長不喜麻煩別人，卻還是難掩哀傷與悵惘。

可敬可親的馬校長，是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想起的一位長者。往事歷歷，我們各自以自己的口吻，傾訴馬校長的好，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

民國77年馬校長就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當時教師會尚未經教育部核准設立，成大同仁率先成立了教師聯誼會，我在擔任理事主席期間，每當例行會議決議向校方提出的建議方案，都親自面陳校長說明，馬校長仔細垂詢議題的細節，並感謝教師聯誼會的理監事們為學校的發展提供建言，而教師聯誼會的提議也多獲得了正面的回應。在歷次互動中，深深感受到馬校長溫文儒雅隨和的氣度，他親切待人戮力為校的處世風範，在我們心目中留下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

民國78年我剛到成大，記得第一個學期末，文學院在鳳凰劇場舉辦一場座談會，馬校長親臨會場，同仁發言很熱烈，我也被點名發言，就隨口說了一些教室設備之類的意見。過完寒假回到學校，在雲平大樓的階梯上遇到馬校長，他親切地對我說：妳的意見，我們都做到了。我一時沒會意過來，只是誠心道謝，等進了教室，煥然一新的教學設備，心裡很是感動，慶幸能遇到這麼用心的好校長。印象最深刻的，是要吃二個便當的校務會議，對於每一個提案，馬校長總是不厭其煩的傾聽委員意見，務求把事情弄清楚、講明白，做了決定就大家遵守。每次開完會，都有很安心的感覺。

第一次傾聽馬校長的致詞，是到鹿港參加中文系施人豪教授的告別式，馬校長很努力、時有停頓的講完了話，我聽得有些著急，聽完又特

別感動。往後中文系的鳳凰樹文學獎、鳳凰劇展、研討會等開幕致詞，馬校長的致詞總能貼合活動性質，深具啟發性，也總會留到該場次的結束，甚至多留一個場次。深深感覺師生的用心有被看到，好些話，馬校長都聽進去了。特別喜歡聽馬校長的婚宴致詞，妙語橫生，總聽得滿心歡喜，相信好事已經發生了。

馬校長以校為家。記憶中，走在校園，很容易就會遇到馬校長，遇到了也不用擔心冷場，馬校長總是很容易就開啟一個話題。記得有一次，是晨掃時間，馬校長說著落葉其實不需要掃，它本來就屬於土地的，地上的落葉一點都不礙眼；需要清掃的是人為的垃圾，紙屑、塑膠袋啊，有礙觀瞻。馬校長很重視生活教育，他說，老師教學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也要把生活的道理教給學生，這在理工科的課程並不容易，要想辦法才能技巧性地說一些。人文課程很自然就可以帶到有關生活的話題，要我們盡量把生活與生命的道理教給學生。

馬校長致力於科普教育，退休後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不止一次聽著馬校長說，寫科普文章很不容易，審閱科普文章更難，要邀請、拜託很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馬校長還說，他有一份黑名單，凡是文稿或意見寫得又認真又具體切要的，就會成為他的黑名單，常常要去麻煩他。說的時候，馬校長笑得很開心。深深感覺到，馬校長對學術服務的知之且樂之。

因緣際會，我們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馬校長和楊教授，伉儷情深，相知相敬，又能自在自得。退休後，偶然在音樂會等場合遇見馬校長、楊教授，依然如沐春風。

馬校長虛懷若谷，雍容謙和，溫厚誠摯，是我們念茲在茲的典範。高山仰止，德澤長流，我們永遠懷念您！

敬悼馬前校長哲儒教授

詹錢登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今年父親節8月8日的上午我們悲痛地得知，我們敬愛的前校長馬哲儒教授已於當天上午8點30分平靜地離世。內心充滿難以言喻的不捨之情。馬校長於1931年誕生，正是我們成功大學創校之年，他享壽93年，他的智慧如馨，他的品德將永世流芳。

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工程系完成博士學位後，於1992年8月受聘於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當時的校長正是馬校長（任期1988-1994）。因此，我第一張教職聘書是由馬校長親自頒發的。自加入成大以來，我在各種會議和聚會場合有幸與馬校長交流。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謙遜的君子，親切又平易近人，善於以簡單的語言和小故事傳達深刻的道理，鼓勵我們。馬校長對於我們這些新進的教師充滿關心。我曾提及我畢業於新竹中學，他告訴我他也曾就讀過新竹中學。這使我感到親近，也引以為榮，因為我們學校的傑出校友成為了我的上司，讓我倍感榮幸。

馬校長非常重視教學。我至今仍記得在一次學校教師節慶祝活動上，他在優秀教師頒獎典禮上，對得獎教師說，他已在我們的額頭上標記了「優良教師」的標籤，以後我們這些老師就不敢不優良了，肯定會持續做好教師的工作。這番話深深震撼了我，也深深感動了我。自從獲得優秀教學獎以來，我遵循著這個標準，持續努力，保持著優質的教學工作。

馬校長也曾經擔任過六年的工學院院長(1981-1987)，帶領著工學院的發展。在他擔任院長及校長期間，他總以耐心的溝通和全心全意的奉獻精神，全力投入校務行政工作，為學校長遠的發展努力。當他卸下

校長的職務，退休之後，他仍然活躍於校園活動，熱情參與各種活動和研討會，擔任致辭貴賓，鼓舞著大家。馬前校長將永遠被我們珍愛和懷念，他的影響將在我們心中永不磨滅。願我們將他的智慧和品德傳承下去，繼續為教育事業努力，讓他的精神在我們的教學中永遠閃耀。



溫文儒雅 努力不懈奉獻

許瑞榮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



馬校長夫婦常連袂參加物理系活動，圖為日月潭旅遊的合影。

成大物理系許瑞榮教授自 1989 年來到大成任教就與馬校長結下不解之緣，「第一張聘書就是馬校長給的。」而馬校長夫人楊友偉也是物理系的教授，馬校長夫婦常連袂參加物理系餐會或旅遊等活動，也讓他有許多親炙馬校長的機會，甚至到馬校長家叨擾。長達 34 年頻繁互動之間，「更加深刻感受到馬校長是位令人尊敬的長輩，溫文儒雅，努力不懈地奉獻。他的為人猶如其文章風格，質樸無華，卻感動人心。」

「雖然知道馬哲儒校長近年來健康大不如前，但聽聞到他仙逝，內心還是有著言語難以形容的不捨！」許瑞榮教授透露，得知馬校長辭世的消息時，他正出席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會議，當下腦袋突然當機好一陣子。

另一個奇妙的緣份是，許瑞榮教授轉換學術研究路道也與馬校長有關。許瑞榮教授回憶，最初的研究領域是理論物理、黑洞物理學、非線性動力學。後來因為馬校長說服吳京教授參與成大校長遴選，吳京校長上任後網羅了李羅權院士到校任教，開啟了成大參與太空計畫：福爾摩沙二號衛星科學酬載計畫 - 高空大氣閃電影像儀 (ISUAL)，他也因緣際會下捨去鑽研多年的專業，投入較陌生的領域與團隊。

歷經了一段辛苦過程，團隊交出漂亮的研究成果「Gigantic jets between a thundercloud and the ionosphere」，論文登上頂尖國際期刊Nature。而此衛星升空前就得到的甜美果實，是團隊用一套不到20萬元的自行拼裝儀器所觀測到的結果。後來許瑞榮教授在成大九十周年校慶專刊「藏行顯光 成就共好」中馬校長的專訪文章，看到馬校長曾說自己最得意的研究成果是「沒有貴重的儀器，大多是自製的而可以得到世界級的結果」時，感受到無比的榮幸，「居然可以與馬校長有相同的體驗。」

從此許瑞榮教授更將馬校長完美詮釋「事在人為」的話語，放進自己的內心，日後在設計科學教案與推行科普活動時也都會想到這句話，斟酌如何應用較少的經費獲得最棒的成效。

馬校長最讓人佩服的是，時間到了，該轉身的時候就轉身，卸下校長職務後，完全交棒，毫無懸念地投入另一項他認為有意義事業——推動科學普及，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馬校長曾經說過「不管人的年紀多大，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總是好事」。許瑞榮教授說，自己也到屆退的時刻，現在回味馬校長那句話，格外有感。

許瑞榮教授表示，現今是科技、科學時代，國民若普遍具備科學基礎，對個人或臺灣未來產業發展都會是正面的。自己與馬校長一樣，很認同推動科學普及教育。可是，馬校長有幾次邀約加入《科學發展月刊》編輯行列，自己卻因本身的太空計畫以及在國科會擔任複審委員，抽不出時間而未能跟隨馬校長學習，只有偶而為月刊寫稿。等到後來比較有空，可以協助《科學發展月刊》相關事務，月刊卻停刊了，每每想到這件事情，內心不免覺得愧疚。

馬校長的言談充滿人生經驗與睿智。許瑞榮教授指出，很多「談生涯規劃」的相關課程邀馬校長演講，但馬校長在演講時卻會告訴學生「可以規劃的人生就不叫人生，人生是充滿未知，等著我們去闖去開創的。」許瑞榮教授說，對照自己學術研究轉換跑道，人生的確是充滿未知，之後也常以此與學生分享，鼓勵學生勇敢地跳出舒適圈，去開創未來。

馬校長與夫人楊偉友教授鶼鶼情深、互動也很讓人羨慕。許瑞榮教授表示，馬校長夫婦參加物理系尾牙或旅遊活動，馬校長總會顧慮到夫人的身份，本著眷屬身份「婦唱夫隨」，那種發自內心敬重、疼惜太太的心意實在不多見。在馬校長影響下，週遭的人包括自己在內，也都身體力行疼惜老婆。許瑞榮教授感嘆，馬校長的長者風範、對晚輩的照顧，受益無窮，「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範永留存」。

馬哲儒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

楊毓民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教授

老師是我在成大化工系唸碩士班和博士班時的指導教授，我則在完成學業以後繼續留在成大化工系任教，算一算日子與老師相處的時間至今竟然已經長達46年。我自己也才剛剛(今年8月1日)從化工系退休，因此，對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特別有感觸。

老師是在91年2月1日退休的，到現在已經超過21年了。

老師退休的時後，大家都祝福老師「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是，老師退休以後，事實上是退而不休。從退休的第一天開始，老師就接任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的總編輯。「科學發展月刊」原本有它的功能和任務，但是當時國科會的目標是將它轉型成為科普的雜誌，希望讓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讀者就能看得懂。被邀請寫稿的人通常都很有學問，但是寫出來的文章適不適合科普，又是另外一回事，這當然就全靠總編輯的把關。因此，從邀稿，修稿，到校稿，還有撰寫「編者的話」，真是有得忙了。所以，老師「從此，過著忙碌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當時，我剛好擔任系主任，因此，在系館6樓，協助成立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編輯辦公室。此後，不管是在老師自己的研究室或月刊編輯辦公室，時常都可以看到老師的身影，在為月刊編輯事務忙碌。直到老師卸任總編輯職務，前後整整16年。

所謂月刊就是一個月要出一期。辦過出版業務的人就知道，是有很大的時間壓力。老師有的時候，為了爭取時間，想在禮拜六上午就能將校對稿寄出，以便國科會經辦人員可以在禮拜一就可以收到，馬上接手後續工作，就請師母開車送他到郵政總局郵寄稿件。因為經常發生，郵局的人都



—馬校長「編者的話」簽書會—。

認識老師了，所以老師退而不休的事，連郵局的人也都知道。

老師偶爾也要到臺北出差開會，在回程的沙崙線接駁車上，老師跟師母有一個通關密語。當接駁車到「保安」站的時候，老師就用手機打電話給師母，這樣，當老師走出臺南後站的時候，師母也到了。有一次我跟老師同行，我說我來送老師回家就好了啊，可是老師顯然還是比較喜歡師母來接。老師和師母鶼鶼情深，一路扶持，到今年結婚剛好屆滿60年，是難得的鑽石婚，也是後輩們羨慕和學習的模範。

最後，希望老師在天上，「從此，過著真正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緬懷馬哲儒教授的身影

何國川

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我在成大化工系唸大學部的最後兩年(1976-1978)，選修馬老師所開授的三門課：核子反應工程、化工數學與輸送現象。當年成大化工系老師眾多，兩年內修同一位老師三門課的學生確是不多。大三上核子反應工程一課馬老師選了一本教科書，內容涵蓋核分裂、核融合、連鎖反應、核子反應原理、核子反應器種類、單相流/雙相流、熱傳送、核子反應器設計、操作與安全等等。至今仍有印象從這本教科書中第一次看見先進國家核子反應器的真實照片。上了這門課幾週之後，我開始有一種身為工程師的感覺。沒有想到期中過後，馬老師安排修課同學在期末考完之後參觀正在興建中的金山核二廠。在馬老師主動聯繫以及細緻的安排下，當日大伙在廠方高規格接待與精心的簡報之後，我們在全副核防護裝備下(衣、帽、護目鏡)爬上反應爐核心區，一窺燃料棒與石墨中子減速劑放置的位置，並檢視浸在水中的放射性燃料棒。頓時核工課本的內容與眼前的巨大核電廠內部產生了連結。我想這是馬老師精心安排我們參訪核二廠的動機——他要讓學生們去體會課程與實務是息息相關的。

大三下第二門課我選修馬老師開的化工數學，馬老師選用的是1966年John Seinfeld & Leon Lapidus著作的Mathematical Method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這是一本適合化工系大學部高年級以及研究所的教科書。我記得馬老師對我們修課的學生說：一本好的教科書最好是唸完或上完課之後，有些懂、但有些還是不太懂的那種。他對我們說：上這一門課，他是一面自己唸、一面教(用白話文說就是現買現賣)。這個課程他經常是上課前一天晚上，把自己關起來將內容弄懂的(這點師母最了解的)。我們修課的同學也都知道，上課前一天晚上不必去找馬老師問問題，事實上要找也找不到。馬老師上課不是那種口若懸河那型

的，但學生總可感受身教、言教、甚至哲理，進而啓發自我領悟。這門課給我最大的感想是：馬老師上課是跟你玩真的，一點也不會含糊。

大四下那年我修習馬老師的輸送現象一課，這門課是化工系選修最熱門的課程之一。有了前兩次修課的經驗，我一開始就將這本教科書(BSL, Transport Phenomena)當作聖經，抱得緊緊的。雖然馬老師都有將教科書的內容講述完整且清楚，後來我卻發現馬老師考試的題目靈活無比，學生非得融匯貫通，否則休想得高分。修畢這門課給我最大的啟示是：融會貫通才是真正的了解問題的指標。瞭解課本的例題與做完課本的習題都只是修課最起碼的第一步。

研究所放榜之後，我第一時間就去找馬老師，希望他能指導我碩士論文。沒想到他卻告訴我：成大化工系有眾多很好的教授，可以供我選擇。建議我應該多找幾位我有興趣的教授聊一聊。馬老師說：我修過他的三門課，他認識我、我也認識他，我應該多跟其他老師認識、多學習，並擴展視野。當時我有點矛盾，一方面覺得馬老師的話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卻覺得馬老師是不是看到我哪裡不夠好？不適合他的實驗室？當日我立刻再去找兩位教授，探詢其研究領域。第一位跟我說，這一屆研究所工程數學的考題是他出的，他說過去出研究所的工程數學考題沒有人考滿分，而這一屆卻出現一位考滿分。之後他就問我的名字，然後對我說：雖然不認識我，但對我的名字有印象。接著他說：既然工程數學你都考滿分，而我的研究是靠數學的，你要不要考慮先去跟做實驗的先生？這樣才可以開展你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我聽了似曾相識的話，感覺自己像人球，但因為大學四年期間，我對成大化工系的師資

深具信心，因此就接受建議再去找第二位教授。第二位教授得知我的來意之後問我：你有沒有帶這次研究所考試或大學部的成績單來？這時我才猛然意識到我一放榜就去找教授，完全忘了帶學校給的官方文件。也許是緣份、也許是我執意要跟馬老師，第二天當我再去找馬老師，並告知已跟兩位老師談過之後，馬老師就說，既然我已經跟另外兩位老師談過，他可以收我當研究生。

我在1978年暑假進入馬老師實驗室之後，過了一個學期，也就是1979年3月就開始在做Nucleation實驗。記得有一天晚上，馬老師聽到幫浦抽真空的聲音，覺得怪怪的，檢視之後叫我去加油站買機油加到幫浦裡，這樣幫浦抽真空才會正常，不會燒壞。當晚我就去加油站購買並添加到幫浦裡。第二天晚餐過後，馬老師從走廊要到他的辦公室聞到汽油味，匆匆走進實驗室對我說：何國川，你加了什麼油？我回說：我買汽油加進去了。他立刻說：馬上把電源關掉、汽油會燃燒很危險的。這時我才知道闖禍了：將馬老師說的機油聽成汽油！最讓我感動的是：馬老師當場並沒有責怪我，只對我說：何國川，這件事不要讓別人知道！馬老師大概擔心這件事說出去，我會被研究生嘲笑。41年後的2020年我有幸獲頒「第22屆成大化工系系友傑出成就獎」，上台致詞才將此事公開。當天我問馬老師：記不記得我當年機油/汽油傻傻分不清的事？馬老師看著我笑笑地說：不記得！他那慈祥又調皮的臉告訴我：我叫你不要說，你怎麼說了呢！

在馬老師的推薦下，我1982~1986年在美國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馬老師與台大化工系李少梅教授（我碩士

班的口試委員之一) 來Syracuse 大學出席熱傳送國際會議，我開車從Rochester 去Syracuse 的Hotel lobby 看他們兩位。馬老師非常關心我在美國的學習、研究與婚姻狀況。對我說，他這次來開會遇見很多很有成就的學者，並有感而發的對我說：研究很重要，好的婚姻是能做好研究的重要助力，也不要忽略。得知當日馬老師已報告完畢，我就邀馬老師要不要順便走訪附近的Niagara 瀑布？馬老師卻說出國的機會很難得，他還是覺得多待在會場多聽幾場演講比較好。馬老師就是一位這樣心無旁鶩的學者。今天我緬懷46年前認識的馬老師，他的身影將永駐我心。



第二排左一為何國川教授。

師恩浩瀚、永懷難忘—給老師的話

李玉郎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

老師，我是在民國73年進入您的研究室，近40年來除了在您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外，也從您的身上學到很多人生的哲學，更在您的幫助、支持下走到今日的我。

40年前考入成大化工系時您是擔任系主任的職務，想像中總認為系主任是威風秉秉，讓學生不敢接近的教授，然而上了您的課後才知道您是個溫文儒雅的學者，一點都沒有想像中教授、主任的嚴肅。民國73年我考上成大化工研究所，因為沒有修過專題研究，不知如何選擇指導教授。此時，您對學生和藹的態度、以及您研究上傑出的成果影響了我，我去找您，很幸運的您接納我成為研究室的一員。

我在您的指導下拿到碩士、博士學位，這期間您依序擔任院長、校長，雖然公務繁忙，仍抽空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您對學生研究的題目、方向給予很大的空間及支持。當時我選擇一個與實驗室研究主題相差甚多的題目(氣相薄膜蒸鍍)，雖然當初只有我一個人做此一研究，您仍然在設備、經費上全力的支持。除了研究上，研究室的聚會、餐會上，您與師母都會來參加，與我們一齊用餐、聊天、喝酒，這時，您就像我們的家人，沒有師生間的距離。我永遠都記得您說的「金門陳高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酒」。

我博士班畢業找工作時遇到一些困難，在您引薦下我至嘉南藥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前身)任教，在那裏我認識我太太，我結婚時你跟師母開車遠到雲林鄉下來參加我的婚禮，祝福我們。我女兒出生後，他們都叫您馬爺爺，您就像爺爺一樣的疼愛他們。這些往事，我難以忘懷，更滿懷感恩。

近幾年來，系上的活動及我們研究群的聚會您還會來參加，但看得出

來您身體漸漸虛弱、行走也有點困難。您90歲生日時，我們幾個學生帶著蛋糕到您家裡為您慶生，雖然您躺在床上，但還是顯露著微笑，好像以樂觀的哲學面對這自然的現象。後來幾次出入醫院，看您在病床上受病痛的折磨真是不捨。雖然心裡對這一天的到來已有準備，但當您真正離開時仍無法不難過流淚。

老師，雖然您離開了，但我們永遠記得您謙虛雍容的慈祥身影，以及您對我們的教導及提攜。希望您在另一個國度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享受雲遊四海、自在、清淨的生活。



第二排右三為李玉郎教授。

敬愛的馬老師

林世哲

Resonac America Inc. 總經理 / 副董事長

一切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我們實驗室同學一起聚餐，馬老師作東。對同學的敬酒，來者不拒，打通關。馬老師一邊暢飲，一邊也面不改色，不斷地分享一些生活上或學術上的趣聞，真的是非常開心，盡興而歸。我真的好希望能再有這樣的機會和馬老師把酒言歡，多聽聽馬老師談笑風生！

記得第一次和同學到馬老師家做客，剛好外面垃圾車來了。馬師母在廚房準備茶點給我們吃，突然聽到馬師母叫了一聲：“馬哲儒去倒垃圾！”當下我和同學四目相視都楞了一下。哇！堂堂成大教授，工學院院長在家裡就是一個丈夫和父親，和我們一般人沒有什麼倆樣。馬老師倒完垃圾，一副輕鬆的樣子，又開始跟我們聊天話家常。這是三十八年的前的往事。但是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馬老師是一位和藹，不擺架子的學者。

在我當馬老師碩士班研究生的時候，他時任工學院院長，雖然院務非常煩忙，但是馬老師會盡量撥時間在晚上下班後在院長辦公室和我討論實驗進度。他對做研究的興趣絲毫未減。馬老師給我機會參與國科會計劃申請，由於計劃的關係，經過一些安排，我有一次去拜訪中山科學研究院，當時一位成大學長為了幫我安排住宿和會議的細節，不小心忘了把他自己宿舍小電器關掉，造成一場小火災。馬老師知情後非常擔心，還好後來事情很快處理好。馬老師對著我們這些學生說：“如果只是記個小過，那就還好！”。雖然嘴上這麼說，可是他的眼神看起來還是非常憂慮。當下我的直覺反應就是馬老師真的非常關心他的學生。

有一次到他的院長辦公室準備要討論一些事情。碰巧一位別系的同學和一位洋人客座教授從他辦公室走出來。馬老師劈頭就問我：“林世哲，

我問你，要是你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一時之間我摸不著頭緒。後來馬老師解釋一下來由，我才了解原來這位同學因為選課學分的問題搞不定，找了一個洋人客座教授來給馬老師壓力。馬老師顯然非常不高興。他對著我說：“學校各科系都有一定的規定。真有什麼問題應該和系上老師好好溝通，找個洋人客座教授來壓我，我為什麼要吃你這個呢？”當時我就感覺到馬老師平常雖然溫和謙恭，對學生的請求也幾乎有求必應，但是他絕對有他的原則，不和稀泥，當時心裡暗自佩服！

33年多以前，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馬老師和師母能夠參加我在臺南的婚禮喜宴。當時馬老師是成大校長。由於馬老師和師母“準時”出席晚宴，反而大部分親友和賓客都尚未入席。因為馬老師太準時了！當時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覺得非常不好意思，怎麼可以讓成大校長先入席在那邊等其他賓客。不過馬老師依舊是馬老師很高興跟我這個當時的新郎官開玩笑說了一些賀禧的話。一切又是那麼和藹，低調和親切，完全沒有一點架子。

我很遺憾到美國工作後沒有機會再回去看他老人家。我只希望能從我記憶中，簡單地敘述一些和馬老師相處時的生活點滴來紀念這一位溫文儒雅，讓我永遠懷念和尊敬的恩師！

留言板

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 姓名 | 留言 |
|-----|---|
| 徐菀臨 | <p>有幸上過馬哲儒老師的通識課，必須承認我大學的時候就是個混混的學生，已經忘記課程內容了，但我永遠記得老師在談學習這件事：他說，學高分子物理、音樂和哲學都是一樣的，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就能入門掌控這門學科。</p> <p>雖然只記得這句話，和老師跟胡適握過手的故事，但也終生受用了。謝謝馬哲儒老師，祝你一路順風，晚安。</p> |
| 林慧真 | <p>看到消息還是有點感歎。</p> <p>馬校長任內雖是很早期的事，但博班期間我剛好在博物館打工，要出版成大校長系列叢書。一次和主管去馬校長研究室拜訪，討論書籍封面和讚詞題字，只見他的研究室桌上、地上疊滿了許多書籍，幾乎沒有走路的空間。</p> <p>他說話溫文儒雅，他一邊整理手上資料一邊告訴我們，不要原來那些題字，把他寫得太豐功偉業，只要實述他做了什麼事績就好。有些校長恨不得把他寫得不夠偉大，但馬校長沒有，真正的虛懷若谷。</p> <p>後來有次接待港中大的老師，順帶被叫去一起吃飯，當時馬校長和馬夫人也在場。馬校長不多話，有一種穩穩的氣場，卻又不會讓人感到嚴肅。他注意到我很少動筷子，系上老師解釋我吃素的關係，他說道自己也曾經吃了好幾年的素，說完舉起酒杯向我敬了一杯，嚇得我趕緊起身回敬。</p> <p>後來有幾次在學校附近遇到馬校長，他也許不認得我，但只要我向他問好，他就會淺淺一笑跟我點個頭。</p> <p>在我心目中真正是有風骨的學者和儒者。</p> |
| 陳耀煌 | <p>馬校長是我師丈，因肺炎在成大醫院治療，後因感染COVID 19，肺炎加劇，住進成大醫院安寧病房，於今天父親節辭世。</p> |
| 馬忠良 | <p>敬悼馬校長哲儒</p> <p>一九八九年，在下在成大外文系服務，有一天正要午休，突接馬校長的電話，要我在我辦公室等他，少頃，見他騎着腳踏車，滿頭大汗而來，一踏進我的辦公室門檻，他就直言要我接訓導長職務，他見我面有難色，脫口冒出來「咱們兄弟！」四字，我就為了這四個字走上了學運頻繁的最前線。</p> |

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 姓名 | 留言 |
|-----|---|
| 馬忠良 | <p>馬校長雖係工學院出身，但溫文儒雅，謙沖自牧。最為同仁樂道的是上下班以腳踏車代步，在校園內如遇相識的教授，必下車陪他走上一程。每逢春節必攜帶慰問品至最年邁的教授家致意及至各校區警衛室慰問初夕夜不能回家喝團圓酒的同仁。我的英文法與修辭老師于希武教授為此特擺酒席一桌，請胡漢傑教授及我作陪，于教授年九十四歲且耳聾，席間只說了一句話：「我最欣賞馬校長的為人！」</p> <p>一九九〇，正是各大學校園學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馬校長告訴我們治校之道：「教務要攻，學生事務要守，總務要清廉！」</p> |
| 黃大德 | <p>【七律 - 痛悼化工啟蒙恩師，前成功大學校長馬哲儒教授過世】黃大德 冠徒兒領入門，作師作友作親尊。虞庠雅澤情猶繞，魯泮微言義尚存！</p> <p>不滅望之如日遠，彌高已矣似春溫。悲天遽爾仙凡隔，空悵難酬教化恩！</p> <p>馬哲儒校長於2023年8月8日上午8時於成大醫院92高齡安詳過世。馬老師為大德在大三、大四時期學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也為我化工高等數學隨機過程、界面現象、成核理論與實驗等，領入門的老師。1981-83兩年間，我才20歲是馬老師門下最幼的弟子。數年之後(1990)我成為第一位取得加州理工學院化工博士的成大化工校友，其後我在美國各種大型科研工作，跟當年老師的言教身教無不息息相關直到今天。十年前馬老師曾意外車禍，2014年為籌辦校友會奔勞感冒以致肺炎。新冠肆虐期間又甚少外出，其後又陸續跌倒三次健康每下愈況。今得噩耗，大德悲痛不已！告別式將於8/20於成大舉行，總統已明令褒揚。</p> |
| 吳欽杉 | <p>哲人已遠 典範長存</p> <p>遽聞成功大學前校長馬哲儒教授往生的消息，除表達崇敬與悼念，更感謝校長對後學的關懷。</p> |

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 姓名 | 留言 |
|------------------------------|--|
| NCKU CMe 國立成功大學 學化工系友會 | 哀慟！馬哲儒校長今早8:33仙逝了。 不管身前、身後，馬校長都是永遠的儒者！ 約了8/14去探望馬老師，沒想到... |
| Mayfun Ni (倪美芳) | 人生無常 祈願馬老師一路好走 |
| CKUAASC 國立成功大學 南加州校友會 | 哲人其萎，碩儒其悲。 清望貽徽，德誼永垂。 |
| Simon I. Lee | # 慟聞成功大學馬前校長哲儒博士於臺南時間8月8日上午8:33仙逝。謹此聊表追思懷念之意。 |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 姓名 | 留言 |
|-------------------------------------|--|
| 總務處 文書組 組員 王汶 | 慟哉！馬校長，謙沖自牧，禮賢下士，以德服人。一個舊小手提包，一台舊老腳踏車，是他的標誌，校園裏偶而相遇，總先向我們屬下點頭示意，如此謙卑 如此溫雅，其碩德長昭，永銘我心。 |
| 學弟 胡家仁 敬輓 俞培新 陳慶真 同輓 | 驚聞楊友偉學姐的先生馬哲儒校長最近過世，特撰嵌名輓聯一幅於下， 以表哀悼之情，亦祈友偉學姐能節哀順變： 哲人遽逝，誠學界之尋師損失 儒風長存，乃吾人的處世楷模 |

#悼馬哲儒校長

父親節那天，從學長臉書驚聞：成大前校長，馬哲儒教授，當天早上過世了。經過數日，驚愕或有沉澱，但不捨與感慨隨著回顧馬校長任內、正是我在成大六年學生生涯的點滴，因之擾動紛揚，難以平復。

馬校長之於物理系的學生，不只是馬校長，也是師丈——他是物理系楊友偉教授的先生。

廖惠施

而我在成大物理系與碩班就讀六年，從事粒子物理研究，除了高中時期讀到的相關報導，我的啟蒙就是楊友偉老師教授的粒子物理，我足足修課與旁聽了楊老師兩年四學期的粒子物理。身為成大高能組的一份子，楊老師與馬校長的家，是我們最常去探訪，討番茄牛肉燴飯吃與好酒喝的去處。而馬校長只要公務有閒暇，也總是在家與我們聚餐喝酒，甚至也常伴楊老師參加物理系或高能組的活動。

所以，馬校長之於我不只是馬校長，而是和藹親切、驚嘆我酒量也不錯、【來，再喝一杯】的師丈。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名

留言

我是民國78年來成大就讀大學，84年碩士畢業，馬校長在成大兩任校長期間是民國77年至83年—我作為成大學生的時期，幾乎就是馬校長任期。爾後我離開成大到外校就讀博班，因緣際會我又以外校博士生名義回到成大【寄讀】近四年；後來拿到博士學位，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因為我確診心臟病，而放棄原訂下個年度到國外做研究的機會，又回到成大，一方面休養，一方面在病中繼續嘗試做研究，....直到95年，萬般不捨但迫於現實，最終還是放棄學術工作，回歸家庭。而從到成大唸大學這17年的求學與學術生涯中，有12年我都是在台南、在成大，經歷了馬校長與後來又兩任校長。

我在成大就學的六年後，到外校讀博班、到中研院時，有機會與其他大學畢業生交換大學生活經驗，我這才發現：成大對學生的照拂，堪稱全面而罕見。能在成大六年，是老天給經濟困頓、又以學術生涯為目標的我，最大的庇蔭--完全自籌經濟的我，感受可能比一般學生更甚；17年中，歷經馬校長與其後兩任校長的我，對於全國高等教育政策的轉變，與校務與行政氛圍的更迭，更有體會。

廖惠施

我在成大求學期間，成大有以下許多【體恤學生的政策】：

校內學生餐廳與西餐廳、文具部與圖書部(和書城)的招標，校方不跟業者收水電費，要求業者在價格上反映降低的成本，讓師生以市價八折(甚至七折)的價格用餐與購買書籍文具：

餐廳合約期滿，即使沒有不良事蹟，校方會尊重學生滿意度調查、或想變換口味的意見，重新招標，即使業者主張無過應當然續約，也堅持到底，不惜與之對簿公堂(嗯，某校的餐廳是：換公司名，但員工和餐點數年如一日的糟糕)；

圖書館的借閱方式一再求新求進，是我當年所知幾大名校中，最高效率最友善的(是看到報紙報導某大的圖書館【新借閱方式之友善】，才知道成大早至少一年實現，卻沒沒無聞)；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名

留言

K館的自習時間與環境，也是一再徵詢學生的意見，溝通協調，力求符合學生需求；

很多(但不是全部)系館都會對學生開放教室，或許僅限白天，或日夜不限(如：物理系)的讓學生在教室自習與討論(我後來到外校發現：上課要有同學去借鑰匙開鎖，一下課教室就上鎖，對此瞠目結舌)；

校警隊對維護校園安全不遺餘力，騎腳踏車確實巡視成大校園每個角落，某些校區有女生門禁(雖然我常戴鴨舌帽、騎平把腳踏車、扮男裝混入，甚至吃完宵夜爬牆回校夜讀)，堪稱全國唯一(嗯，某校是開警車走大馬路巡邏，我不知道這樣巡邏的意義，事實上，也真的有校安事件就在這種巡邏的當下，在一旁幽暗角落發生)；

廖惠施 醫護室的校醫對學生求診親切認真仔細--我在那兒被檢查出心跳有異音(不是後來確診的病)，醫師殷殷囑咐要我到成醫求診，不可大意；牙疼去做緊急處置，牙醫師說後續治療得到成醫做，見我面有難色，得知我經濟拮据，於是要我掛他門診，他特別為我處置，極盡所能降低我的醫藥費；

成大學生到成醫看診與住院，醫藥費打九折(我第一胎生產時，已經不是成大學生，但是成大學生眷屬，好像也是九折)；

當升上研究所、參與國科會計畫，就有獎學金與國科會獎助金的申請，在成大這些費用的申請就是【完成申請後，會盡速撥款】，通常不超過一個月，國科會各項費用的報支也是很快速撥款(後來我聽說一些學校還會延宕超過四個月甚至半年，聽說就是校方爭取利息收入)；

有這樣的政策，可見得校方高層普遍把照顧學生放在心上，並付諸實行的。然而，除了高層，校內各級公務員(就我所遇到過的，已經不少)秉持專業之外，態度也多是對學生尊重、體恤與照顧。就舉一個例子；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名

留言

大忙人當年是念北部某私立大學。大三時，他畢業學分已滿，慎重考慮提前畢業考碩班，於是在報名期間跟數校報名。

其中，絕大多數學校是直接拒絕他報名，只有兩校來電詢問。

其一來電問道：是否送錯成績單(只有到大三成績，沒有大四的)。該校得知大忙人確實大三，畢業學分已滿(大三下若學分全過的話)，想提前畢業而報考，直接說【這與常例不符，恕不接受報名】。

另一所來電詢問，得知大忙人的狀況後，先說；【已經了解狀況，就所知沒有先例，會跟主管回報，討論後再回電】。不多久(兩三天)，該位女專員又來電告知：【本校確實沒有此等先例，但已經跟高級主管討論，可以特別上簽呈就此例申請。另外，請就讀學校出具<該生具有本學期末提前畢業資格>，以及學生填寫<如獲錄取後，本學期末畢業學分不足無法畢業，同意放棄碩班入學資格>的切結書】.....這是成大。

廖惠施

獲知此發展，讓已在成大就讀五年的我、與已經接連報名受挫的大忙人瞠目結舌，無法想像成大教務處一個職員和所屬高層，居然可以如此看重一個私立大學大三生的報名申請，據此為開先例而積極高效率的謀劃，不厭其煩的寫公文上簽呈，.....而對該專員表達我們的詫異之時，他不以為意的說；【還好吧?! 你既然有意願報考成大，我們都很歡迎，我們都是這樣看待每個學生的啊!】.....

但是，因為前面所有的學校消極負面的回應，大忙人已經改變計畫，擱置提前畢業的想法，暑假先到成大訪問實驗室，利用相對悠閒的大四提前進入實驗室學習，就不先考碩士班了一結果，後來剛好迎上跨校直升碩士班的第一屆，就從那個私校通過成大甄試，而直升碩班了。

之前，我只是覺得成大的員工都很熟諳業務、親切友善，但在此之後，我更體會到：上至校方高層，下至執行瑣碎業務的員工，都很慎重看待學生的需求--即使是外校生，只要是成大未來潛在的學生，他們都會認真看待學生的請求、尊重學生的權益、積極應對.....。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名

留言

每在學界跟師生述及這個親身實例，百分之百都對我們這樣的受到成大慎重而積極的回應感到驚嘆不已。

我作為成大學生的那六年，在成大一再的感到如沐春風—我不認為這是一兩天形成的校風，也不是一個校長一聲令下就能立竿見影。

然而，如果是一個好大喜功、好高騖遠、捧高採低的主管，下屬恐怕也只能唯唯諾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曲意逢迎.....原本再好的風氣也很快就會敗壞了。

馬校長之前的成大，應該就一如台南人的溫醇自然。但根據我17年中的觀察，我相信：正是馬校長的個人風格，讓成大原本敦厚的校風，更在校務中具體而微、無所不在的呈現。

得知馬校長仙逝後，陸續讀到幾位教授對馬校長的緬懷文。

廖惠施

【溫文儒雅】、【樸質無華】、【無私奉獻】、【謙沖為懷】、【用人唯才】、【事在人為】、【心胸豁達】、【不計名利】....是曾經與馬校長在校務共事的資深教授們，對馬校長的形容詞。

因為馬校長是我們高能組親近的師丈，從楊友偉老師口中、從系上兩任圖書館長的李健二老師和閔振發老師談及各級校務時，我們得以側面窺見馬校長的行事作風—除了以上的形容，【擇善固執】、【竭盡努力】與【善於傾聽與溝通】，更是我們對他在校務上的印象。

【馬校長出任校長時，恰逢教授治校和學運風起雲湧的動盪時期，他都適切因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要求，例如：公布校務帳目和開闢言論廣場，讓學生暢所欲言。】(引自【馬校長哲儒教授行誼】，連結請見回應)

【臺南市政府的某項計畫將破壞校園的完整，為此馬校長與我專程前往拜會市長，希望不要執行該計畫，離去時馬校長甚至說出：「此計畫若執行，我校長就不幹了！」的話來。結果在馬校長任內該計畫始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名

留言

終未實施，使成大校園的完整得以持續多年。】(引自【緬懷馬哲儒校長】謙沖為懷 均衡各學院發展 | 成大統計系名譽教授楊明宗】，連結請見回應))

以上兩例，是我們當年都曾親耳聽馬校長述及，與其他老師多次轉述的，是以為證。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君子之德風，風行而草偃。馬哲儒校長任期間，成大有著和睦、積極、活躍、溫馨的校風，眾師生皆如沐春風。馬校長成功爭取多塊校地，與公開透明的校務推展，更是成大日後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根基。

廖惠施

常人說：這世界上沒有少了誰就不行。然而，我認為....很多事情是，由不同人承擔就是會有大大的不同。

謝謝馬校長的承擔，謝謝馬校長一生對成大的奉獻，與為我們樹立的典範。我們也將勇於承擔，學習馬校長謙沖無私、擇善固執的精神，在我們的人生中締造不同。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謹以此文表達對馬哲儒校長的謝意、敬意與哀思~

#20230813_日

羅運時
Lawrence
Lo

馬校長是位學者，好老師，又有行政管理長材魄力，更難得的是他是德高的君子，他給每個人的印象都是溫文儒雅，虛懷若谷。我們都會永遠懷念這位師長，願他在天上安息。

Steven
Yau

讀了新聞報導，對馬校長的經歷和對成大化工系，還有成大的貢獻才多有了解。一生輝煌，最終歸於寧靜，馬校長，rest in peace!

蕭文龍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馬哲儒仙逝兮
立功立德立言
永垂不朽盼兮
不想不願不捨
永遠懷念安兮

許啟榮

哀慟！馬哲儒校長今早8:33仙逝了。他是一個個性溫和的好教授。
we will miss him

致謝辭

楊友偉

校長夫人



謝謝各位對哲儒的厚愛，提供這麼多懷念哲儒的文章。也感謝哲儒化工系的學生和同事們，費心完成本紀念文集。

哲儒這二年七度進出成大醫院，感謝各位醫師和護理師的幫助和照料；特別感謝趙曉秋醫師在每次哲儒出狀況時，都給予我很多的建議和支援。

最後再一次感謝成功大學和各位好友，豐富了哲儒的一生，讓哲儒算是小有成就也不虛此生。

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

成大化工人的故事(一)◆系友訪問記錄

採訪者：王文霞主任、翁鴻山教授

時間：2007.01.13；2007.02.25

地點：成大化工系館六樓會議室

助理：歷史所黃雅琳小姐、林易融先生



【簡歷】

臺灣光復後隨雙親來臺，進入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中就讀，後來轉新竹中學，民國39年考入省立工學院(現成功大學)化工系。畢業、役畢，在聯合工業研究所服務4年。旋於48年搭船赴美國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獲碩士學位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53年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Selas Corp. of America服務；不久轉入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師。59年返回成大母系，68年2月出任系主任兼所長，70年擔任工學院院長，77年由教育部聘為成大校長，至83年止。90年退休，同年1月受國科會聘請，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至106年底卸任。

入學成大的情形

高中快畢業時，我父親在苗栗教書，學校裡有位女老師，她的先生是苗栗煉油廠的主任，學工程的，我父親就請問那位女老師，問他們說哪個學校比較好？他們認為臺南的省立工學院的理工資源好、設備好，老師都是留德的，這個學校光復前有14年的歷史。臺大雖然創校比成大早幾年，唯一優勢是當年「帝大」的光環，但它的工學院比省立工學院(成大前身)晚設立，所以它們的

設備也比省立工學院差。我父親問他們之後，就替我做了這樣的選擇。明明就是這裡比較好，但是那時候有些人不這麼認為。以前臺大是帝大，我們是高工，一般本省人眼裡認為帝大比較占優勢。

我是化工系畢業後工作了17年，在1970年才回到成大任教的，到現在有36年了。我是民國39年入學，黃定加老師是40年入學。38年剛好是大陸撤退時候，入學人數多，人才也很多，都非常優秀。到我們39年這屆人數就很少了，全班只有18個同學，多是南部學生。那時候，北部的學生進北部學校，南部的學生進南部學校，大致是這樣的情況，因為當時交通不方便。除了交通，還要考慮到生活費的問題，從北部來的大部份是外省人。

我考大學那時候沒有大學聯考，大學聯考是幾年以後的事情¹。省立工學院入學考試有臺北和臺南兩個考區，臺北考的人不多，是在師範學院，後來的師大「七星寮」那邊考試。考場是一個大教室，考化工系是坐在同一排，兩邊是考其他系的。當時跟臺大的考試日期有一天衝突，因此就沒有辦法同時報考兩間學校。

就讀化工系及修課情形

進來省立工學院就讀時，我們那一班有六位臺南一中的同學，其中5位是本省籍。本省同學之間不講臺語，講日語；和我們則講國語。等到我大學畢業之後過了17年回來，他們不講日語了，國語講得很好，我和他們互動很好。²那時，省立工學院有很多日文、英文或是歐美的研究期刊和書籍。

系裡大部份的課還是應用化學的成份比較多，當然我們開的課也有化工的課，像化工原理等課，但老師們的背景還是應用化學的比較多。選修科目也是應用化學方面的比較多。那時候實驗課比較多，實驗大家做得蠻實在的。我

¹ 民國36-38年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及省立工學院三所學校聯合招生；其後分別招生。民國43年臺灣大學與前列三所學院聯合招生，隔年起，又有其它學校加入，且每年舉辦，即所謂大專(學)聯合招生。

² 翁鴻山教授：王振華老師也提到馬校長您是他三位少數外省朋友之一，他不是很想跟外省同學來往，您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好朋友。王老師他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所以他對外省人有點排拒的心理，但是他說他跟您還有石延平、徐武軍兩位是好友。



省立工學院生假期 實習報告書。

們那一屆，校外工廠實習要滿六個月才能畢業，寒暑假一定要到工廠裡實習。因為我每年寒暑假都去實習，到三年級升四年級那個暑假就滿八個月了，最後一次實習我有寫報告，但沒有交到教務處去。

我二年級升三年級那個暑假，先是到「高雄鋁廠」實習，但實習三個禮拜就回苗栗的家了。因為實習要住在他們的工人宿舍，住宿免費，但到餐廳吃飯就要付錢了，那時候我付不起。二年級的寒假，我到「新竹糖廠」去實習，廠方有給我一點津貼，那

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到薪水。只有那一次實習有拿錢，其他都沒有。那時候的公教人員生活很清苦，也是後來會有18%的原因。我有兩個弟弟與兩個妹妹，加上我共五位。所以任教職的父親要撫養五個小孩，很不容易！我大妹比我小三歲，她大學只能唸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就是因為不用繳學費。

一年級教投影幾何的老師教得非常好，但教工程畫的老師教得實在不好！每週都要上製圖課，會花一個週末的時間畫一張圖。把圖畫得很漂亮，分數就比較高。機械製圖誰都會畫得對，但是如何讓圖顯得討好，就是圖上的標題幾個字要寫得很漂亮，字要漂亮就要用仿宋體。製圖要先用鉛筆打稿後，再上墨，再擦掉鉛筆。週末花很長時間在做這個作業，現在想起來就是很簡單的道理，人總是比較喜歡做不傷腦筋的事情，機械式的事情。花一個週末畫張漂亮的圖，有種滿足感；如果是花一個週末看一章熱力學，看不懂睡著了，醒來再看，還是不懂，這樣就沒有什麼成就感。

上大學時候，有三科工業化學：無機工業化學、有機工業化學和合成工業化學。那時候我是一個比較實在的學生，抄了筆記，把筆記背熟，就可以拿高分。但我是先把課本讀一遍後，再讀筆記，但老師出題目是出自筆記，不是出自課本，讀課本對分數沒什麼幫助。因為我花了時間讀課本，背筆記的時間就

比別人少，因此我的分數就不高，但比較實在，這主要是個性的問題。

有機化學是李立聰老師教的，她是一位女老師，教到尼龍(nylon)的時候，當時要取得實驗用的物品和藥品比較困難，她就把舊尼龍絲襪剪成一段一段給我們，讓我們去做尼龍的水解實驗，得到是六角形的白色片狀結晶，我的印象深刻！那時候是學生自己選導師的，一年級時選國文老師當導師，二年級就選李立聰老師當導師。

李老師曾邀請學生們到他家去導師談話，她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那時候，我穿膠鞋但沒有穿襪子，去到老師家裡，大家脫了鞋子坐在窗臺上，只有我沒有穿襪子，李老師就跟同學說讀書很重要，服裝儀容也很重要，邊說眼睛一直看著我的腳，是不是針對我就不曉得，但我覺得有點無地自容就是了！

我們到四年級的時候，沒有像現在的化工實驗課。那時候糖業研究所有位陳其斌教授在我們系裡兼課，開了一門課叫做「化工實驗」。他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煉糖實驗，就要我們這些學生在星期六到糖業研究所幫他做那個實驗。那是一個很大的實驗，要燒鍋爐、搬麻袋，因此我們就可以拿到化工實驗的學分。那時候，中午給每個同學一個便當，便當裡面有香腸、有滷蛋，我們一個禮拜就想著那個豐富的便當。因為那天有便當，所以我們就可以退伙，不吃學校餐廳的飯，飯錢就可以退回來了。

那時候助教權力很大的，我們化工原理的助教是楊家琪老師，他是大學畢業就當助教的。那時候真正懂得這門課程內容的可能是助教，考試的時候是助教閱卷的，助教說不及格就不及格。老師主要就是講課，其它的事就讓助教做。

大學畢業後，我在「聯合工業研究所」實驗室待了一段時間才去美國進修。那時候，技工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和他們一起工作，有學到一些技術，也做了很多動手的工作。



大學畢業照。(43級畢業 紀念冊)。

作。到美國之後，動手做的事已經有些經驗了，但學校念的書，數學、物理、化學都已經忘得差不多了，自己就帶著這些書在去美國的船上看。但到了美國後，動手做的事還是輸美國人，贏美國人的還是數學，這些是臺灣學生贏美國同學的地方，但臺灣學生創意能力是比美國同學差一些。

參與「伙食委員會」

那時候學校的伙食團是學生自己辦的，學校裡有廚房、也有大廚，學生自己選伙食委員，那是一個服務性質的工作，誰都不願意當。宿舍一個房間住四個學生，是榻榻米的房間，別人看我們四個人比較不規矩，就選我們當伙食委員，上學期兩個人當選，下學期另外兩個人當選。一、二年級時候當伙食委員，是當採買和當保管，管倉庫。買菜是大家輪流，每天有兩個同學與大廚一起去。存米倉庫的鑰匙是輪流保管，輪到的人在夜裡十二點以前，要開倉庫給大廚拿米，還看著他洗米，洗好的米放在籬筐裡，用手指在洗過的米上面簽個字，才去睡覺，夜裡三點鐘再起來看著他把米下鍋。

用餐時，菜是分好了再拿，如果是吃魚的話，每個人不會是吃到一條魚，只會吃到半條魚，大家都會先選魚尾，因為肉較多，魚頭部份肉少。那時候是每天有飯、有菜、有湯，湯其實就是一大鍋開水加醬油，就是醬油水啦。有一次，有個採買同學說那天的湯是雞湯，但只有一隻雞斬得很碎、很碎，實際上沒有什麼雞肉，騙得大家在湯裡撈很久。在期中考前一天晚上，總是供應稀飯做為宵夜。稀飯裡有點肉，而且越燒越好，因為當伙食委員就是要讓同學滿意。一、二年級當伙食委員，要負責採買或保管，到三、四年級時，就可當主任委員了。

那時候，學校裡有一個大廚叫陳桑(桑是日語發音，意指先生)，他家就住在東寧路，後來還開過飯店。這個大廚很有權威，我們三年級有個工業化學實驗課，曾經做雪花糕、肥皂和醬油。做好的醬油對學生沒有用，就拿到陳桑那邊，給伙食團大家用，陳桑說這是好醬油，我們就很得意，那是規規矩矩做出來的醬油。真正的古法醬油應該是黃豆發酵的，那種醬油實在太貴了，我們做的那種醬油，應該稱做化學醬油，發酵出來的豆瓣醬中的油就是醬油。

要不要參加伙食團是視個人意願而定，想參加就參加，住在宿舍裡，若不參加伙食團，就得自己到外面吃。外面有賣吃的，但是我吃不起。那時候當歸鴨很貴唷！同學一般吃不起當歸鴨。那時候是有賣水煎包、賣麵等等，但對學生來說，都是很貴的。所以多數學生是參加伙食團的，有點像抗戰時候的學生。我上大學的四年都拿到「工讀獎助金」，每個月拿到的錢，正好夠買一個月的飯票。

當時老師的教學

我在省立工學院唸書的時候，大部份的老師是從大陸來的，本省籍的老師只有賴再得、莊君地、陳春錦，這少數的幾位。從大陸來的大部份老師，都是在「西南聯大」畢業的，都是最優秀的！但是他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是在對日抗戰期間，生活非常苦，根本沒有機會做研究。這一批很優秀的年青人，最後走的有三條不同的路：一條是到臺灣來，一條是出國去，一條是留在大陸。留在大陸上的就很慘，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部分都犧牲掉了。到美國去的，大部分學術成就很高，有的成了現在中央研究院的老院士。

到臺灣的那一批就是教我們的那些老師，他們到臺灣之前根本沒有做研究的基礎。到了臺灣，學校裡做研究的環境也不好，而且待遇很差。所以他們的精力就是花在怎麼把書教好上，那批老師真的很好，很認真，有些教得十分好，但是也有教得不好的。

談到原先就在臺灣的賴再得老師，因為他在日本時代，曾經跟日本教授做過一段時間研究，所以那時候他就已經進入情況。但是莊君地、陳春錦就沒有，莊君地在工業界做過一段時間的事後回來，就跟那時候從大陸來的老師差不多。

與普渡大學合作開始英文授課

跟普渡大學合作的時候，也安排幾位美國教授來臺上課，像我們化工系就開了一門「化工熱力學」，上課時候用英文講，有七個學生選他的課。上了一學期的課，我似懂非懂，本來熱力學就不容易懂，何況第一次接觸英文授課。

學期結束後，老師請我們到他家吃一頓飯，吃飯是用紙盤子，那時候我們從來沒有用過紙盤子吃飯。紙盤子裡面有熱狗，還有洋芋片，很好吃！那時候臺南市有美軍，我們跟普渡合作的時候，看到佈告欄上要跟普渡大學合作，還以為是中元普渡的「普渡」。

孫洪芬教務長的故事

當時學校的教務長叫孫洪芬，他的學術聲望很高，他是「庚子賠款基金會」的董事長。省立工學院能夠跟普渡大學合作，就是他牽線的。³他推薦他的得意學生(王石安)當省立工學院校長，為了幫助這個學生，還親自替他這個學生當教務長。他的職位比他的學生低，但是學術聲望卻比他高很多。那時候他在化工系開一門課，叫「可塑體化學」。那時候因為他是教務長，他就拿一本書請教務處小姐替他打字，然後油印發下來當作講義，那個講義我沒有花時間念。我是選課的學生之一，上課的時候大部份是在聊天，事後來看，高分子化學的基本觀念都有講到。

對普渡大學合作的看法

二戰後，有「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重建，亞洲也有類似的計畫，我們跟普渡大學合作計畫就是這樣來的。跟普渡大學合作以後，我們這一批學生沒有學到甚麼東西，不過顧問說我們這個系應用化學的味道很濃，跟他們合作後就變成偏向工程。他們幫我們增加了不少設備，比如說我們的單元操作實驗室、單元程序實驗室，就是用他們的經費，建造出來的。⁴

談到老師到普渡進修，如果這個系派去的都是系主任自己或者是教授，去學的當然有學到一些東西，但收獲不會太多，因為年紀比較大了。如果系主任派去的都是年青的老師的話，這個系得到的會比較多，化工系賴老師就是都派年青的，像石延平和關炳林、還有李克溫。

³ 翁教授：我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馬校長講的是一個原因，另一個是美國透過國際援外總署來協助臺灣，臺灣要發展大學工業教育，當然就要選擇省立工學院。

⁴ 翁教授：這不是普渡大學給我們的，這是普渡他們幫我們向國際安全總署申請經費。

土木系派一個年青的老師到普渡的土木系，就跟教授做廢水處理的實驗。回來之後，他就做廢水處理的研究，規劃了一個廢水處理的研究室，那個研究室就是現在我們環工系的前身。土木系先成立了「衛生工程組」，專作廢水處理，後來出來的教授愈來愈多，由一個組變成一個系。那時候，高肇藩在臺灣的「環境工程」的這個行業裡面就是老大。這是跟普渡大學的合作一個具體的結果。成功校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也是跟普渡大學合作時蓋的，當年是全臺灣規模最大、最好、最新的圖書館。⁵

出國留學

我大學畢業後到「聯合工業研究所」做事，也沒有想到要出國。那時候，在那裡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一面做事、一面申請美國的學校，一申請到之後就走了。因此，後來研究所有缺的話，都不請二十幾歲的人。那時候別人問起，老馬你什麼時候走啊？我回答說沒有想要走啊！那時候，我們「聯工所」有

一位資料室主任，三十幾歲也到美國德州大學去念書。他大概因為表現很好，學校就請他推荐人去那裡當研究生，他就寫信給我的主任，我的主任就找我去，那時我應該是主任的得力助手，連他都鼓勵我出去。

在「聯合工業研究所」服務4年後，就搭船赴美國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獲碩士學位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化工系。在那裡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Selas Corp. of America服務；不久轉入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師。在美國工作6年，石延平教授給我申請到「中正講座」，我就回來了。



馬哲儒留學證書。

⁵ 翁教授：以前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曾有專題報導。

自美回臺任教

談到我回臺灣的動機，1969年我在Rochester大學做研究的時候，我太太在念PhD。石延平寫信給我說你回來吧！回來就請你當教授或者副教授。我回信說「再說吧！」再過了一年，我太太剛巧唸完，石先生為我申請到一個「中正講座」。就回來了！就是要押一個寶，要賭一下。因為在那個時候，越戰在進行中。越戰停了之後，越南人變成了海上難民。我想，我回到臺灣後，臺灣應該不會變得跟越南一樣。

我剛從美國回來時，成大給我「中正講座」的職銜，待遇比教授好，改任教授後，待遇就沒有那麼好了。民國59年前後，化工系教師拿到國科會獎助的人數，是占全校的三分之一。那時候在成功大學有博士學位的只有十一個人，我們這個系就有六、七位。

我的一個弱點就是沒有當過助教，也沒有當過講師和副教授，所以沒有經過升等的考驗。後來開授單元操作二(簡稱單操二)和單元操作三這二科的時候，學生來我的辦公室跟我談作業，因為我沒有當過助教，所以學生問我的時候，我得先看題目，再想怎麼做，不是一看就能告訴學生怎麼做。我回來後也常常當代課老師，就是有老師去服兵役或出國，就請我代授，等他回來再還給他。我上單操二的時候，每星期加上一節課。在幫一位老師上單操三時，每次上課都作一個十分鐘的簡單的考試，郭人鳳老師出國時，我還代他上研究所熱力學的課。

在化工系的教學和實驗

我回來之後，我太太在物理系，我在化工系。這兩個系是成功大學的兩個象牙塔，這兩個系的教職員工大家相處融洽，職員對資深的老師會自動幫一些忙。比如說，過中秋節的時候，有人送給我一盆植物，我就擺在辦公室外面的茶几上面。因為裡面陽光不夠，所以我就每個星期五下班，把它擺在外面有陽光的地方，星期一才搬進來，後來就有位職員每星期自動幫我做這件事。

我是拿到博士學位後，到一間大學做實驗研究才回臺灣。回來之後，我當

教授，當工程中心副主任、外國學生顧問。我當了八年的教授，之後才當系主任。一個大系的好處就在這裡，它可以把教授養肥了之後，才當系主任。(意思是說大系教授多，要等較長的時間才能當系主任，屆時在學術上已有一些成就。)

我回來之後，經常穿個短褲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我最記得那時賴再得老師，當時他是系主任，有一次走到我實驗室門口，叫我出去跟他聊聊天。他說了一句話：「現在誰在做、誰不在做，我們都知道的！」意思是說，你在實驗室在做，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這個是賴老師一種領導的技巧，他給我戴高帽子，故意讓我舒服一下，還是舒服啦！這麼一句話，還是有用。

等到我從工學院院長卸任，翁鴻山教授當系主任，那時候為推選優良老師，調查學生的意見。⁶他告訴我調查的結果，我的成績是整系老師平均值上面一點點。他說，如果是下面一點，我就不好意思跟你講了。他也告訴我，最好的是那三個。因為我已經是資深教授，我知道之後在系館看到那三個，我就把賴老師那一套拿出來用，就說你是根據學生調查推選出來的優良老師，說你是第一！了不起、了不起！那是有作用的，就是把一個好老師標籤貼在他的額頭上。

我在美國是做蒸餾的研究，要回來時，賴再得老師(當時的主任)問我要開什麼課，我說想開熱傳送，因為比較熟。後來賴老師寫信給我，說那門熱傳已經有葉和明教授要開了，教蒸餾工程好不好？我不能說不好，但我在美國做的蒸餾研究是微觀的分子現象，蒸餾工程是我當學生的時候唸過的，並不是專家。那時我就找了一本蒸餾工程的教科書帶回來，請協成書局翻印。開學一些日子後，呂銘坤教授提醒我說，要上課了！我就說，那我就上課吧！

⁶翁教授：我是要大學部三、四年級每位學生以及本校畢業的研究生，勾出曾教過他的老師，然後選出五位，依序給5、4、3、2、1分。接著統計每一位老師所得的總分數，除以被他教過的學生數，得到該老師的平均分數。然後依老師的平均分數排序，選出最高的一位呈報學校為優良教師的候選人。

一開始上課，一進教室，那個場面把我嚇倒！因為傳說我是美國回來的蒸餾專家，雖然只有七個學生選我的課，但是教室就坐滿旁聽的。而且以前教過我的老師，賴老師啦、曹老師啦.....都坐在那裡聽！一看那個場面，嚇得我不敢看學生，眼睛看著黑板，一邊在黑板上寫、一邊講。一整堂課，根本就沒有回頭。那個場面把我嚇倒了，到現在我上課還都面對黑板，不看學生。校方調查學生對老師的意見時，就有這個老師有沒有注意學生的反應這一項，因為我根本就沒有看學生，所以不能說我是好老師。現在我們的中學老師，一定要修過教育學分，大學老師沒有修過，所以我們有資格當大學老師，但是沒有資格當中學老師。現在在大學教書的老師，也應該修點教育學分，要去教師發展中心修些課才好。

當外國學生顧問

我剛回國服務的時候，訓導處有一個工作叫「外國學生顧問」，有很多人去爭取這個職位。那時的訓導長叫周傳禮教授，以前教過我。因為我可以不拿顧問的報酬，他就馬上讓我當外國學生顧問。那時因為教務長莊君地老師去當監察委員，周傳禮老師成了訓導長兼教務長。那時有個阿拉伯學生考試不及格，因為我是外國學生顧問，要設法幫他，就去找教務長周老師關說。那時候我年輕，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結果他當然不同意，就站起來送客，等於把我趕出去一樣！

「工程科學研究中心」

我從美國回到成大教書的時候，成功大學有一個「工程科學研究中心」，在成大發展的歷史上是蠻重要的一個單位。當初成立的時候是成功大學主辦，國科會協辦，參加的只有成大、臺大和交大這三個學校，參加的系是：土、機、電、化等四個系。成大有這四個系，臺大也有；但是交大只有電子工程、自動控制、通訊工程，那時候還沒有機械、土木。中心的經費預算相當豐裕，但是不是獨立的預算，是掛在國科會裡面。當初「工程科學研究中心」的下面有一個「電算中心」，也蓋自己的大樓，還買了一個電子自旋共振儀(ESR)，還有一個圖書室。⁷

國科會另設四個研究中心，是化學、物理、生物、數學。臺大可能有兩個中心，中央研究院和清華各有一個中心。但是，工程中心的預算要比另外四個中心要多，因為跟工程相關的教授名額比較多，而且工程研究對臺灣的工業發展很重要。

成大發展的重要時段

普渡跟成大的合作，對化工系和成大的影響都蠻大的，因此我認為成大幾個發展的重要時段，一個是上面提到的跟普渡的合作，另一個是王唯農當校長(1978.8~1980.7)。王唯農當校長的時候，因為他跟高層關係很好，所以成大的預算增加很多，中興大學沒有增加，使成大的發展就突顯出來。那個時代，有不同的外在環境，爭取經費跟上層要有關係，王唯農校長跟中央就有很好的關係，這有助於成大的發展。

受聘為成大化工系主任(1978)

1978年美國有一個學校(Clarkson University)，突然寄給我一封信，要我去當客座教授，我就去了，我是暑假去教一個學期。那個學校有幾個中國教授，我快回來時，大約就是聖誕節的時候，在一個教授的家歡送我。吃過飯之後看電視，看到美國要和中共建交的消息(1979年一月)，對我來講是大事。那時候，他們問我說：「你回去，要當系主任，將如何面對？」我說：「我回去就帶學生唸書。」當年我在大學裡唸書的時候，就是在一個亂的時候，所以沒有好擔心的。



⁷翁教授補充說：另外還買了一部IBM 1130大型電腦，對成大影響蠻大的。

等到從美國回來，下了飛機，看到女學生在松山機場賣花籌募「自強基金」的景象，還是覺得臺灣有希望的。等到成大成立航太所時，當時我是工學院院長，後來當校長，航太所用的就是「自強基金」的錢。他們經費頗為寬鬆，使我想到那一幕「賣花」的景象，認為那是賣花籌募來的錢！



我從美國回來，在化工系認真做研究，八年後又到美國去當客座教授半年。到美國去之後，成大換了校長，是王唯農校長，化工系系主任石延平當了教務長。工學院院長周龍章老師把系主任聘書，送到我家裡去。我跟我太太講我不想當系主任，我太太就把系主任聘書退回去給周院長。後來我太太寫信給我說，學校校刊上面，已經刊登我是化工系下任系主任。那時候我想，如果我就是不肯當的話，就變得很傷感情，於是就寫信給王唯農校長說：我很願意當。⁸

我接受當系主任後，寫信給石延平教務長說，有兩個小兒科醫生開著相鄰的診所，一個寫的是前任四總醫院（軍方的八零四總醫院）小兒科主任，一個寫的是前任四總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當系主任有一個好處，我舉例說，一個媽媽抱著小孩來看病，



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時，工作情景。

⁸翁教授補充說：馬校長當時在美國，校長任命我當工廠主任，暫代系主任半年。

一定要去找那個當過主任的，當系主任有這個好處。哈哈！所以我當了！⁹

化工系增班

王唯農當校長的時候，因為生病，實際上許多事務是由教務長石延平處理的。有一次李國鼎先生到成大訪問，當時我擔任系主任，在一個大會議室，每個系主任輪流上去報告幾分鐘，包括系務的概況。他訪問後回去，說成大的電機跟化工要增為三班，數學系要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

那時候夏漢民先生在教育部當次長，夏先生就把電機系系主任、我和教務長，找到次長的辦公室，跟我們說，電機系跟化工系要增加一班。那個時候，電機系主任說，他們接受，但是我呢？賴再得老師對我影響非常大，我是覺得教育品質非常重要，不能盲目的擴充。雖然那時候有十大建設，需要許多化工人才，因此要化工系增班。¹⁰

我說現在增班，學生考進來讀四年，再當兵兩年，六年出來，需要化工人才的工廠，早就找到人了。到時候，學生畢業正好找不到工作。我說我們辦的是教育呀！所以我不接受增加一班，系裡的教授大多數都不贊成增加一班。¹¹如果開系務會議表決，一定是壓倒性的多數是贊成不增班。但是為了李國鼎先生的壓力很大，如果這樣堅持下去的話，就會鬧得很僵。後來就開條件，要求增加教師員額和經費。¹²

⁹ 翁教授補充說：馬校長擔任化工系主任時，我擔任工廠主任，除處理儀器設備的事務外，也協助處理經費相關事宜。跟馬校長共事期間，除談系務外，也談學術。有時候會談一些比較有創意的研究，蠻不錯的！

¹⁰ 翁教授說我要補充一下喔！經建會李國鼎主委他也當過經濟部長！他先建議教育部，機械系增班。再過兩年再建議電機系和化工系增班。增班的時候是馬校長當系主任，我是工廠主任。我寫計畫書時，原先是寫奉教育部之令要增班，馬校長說不好啦，所以就改寫說「因校友的表現傑出，現在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化工人材，所以我們要增班。」

¹¹ 翁教授補充說系裡面的教授大多數都反對增班。賴老師覺得要重視品質，教學負擔不能過重。石延平老師也說，要重視品質。因為他們是主流意見，別人也不敢反對。

¹² 翁教授補充說：我要談另外一件類似的事情。就是教育部要成大設夜間部時，本來也指定化工系要設。但是化工系的老師受到賴再得老師的影響，多反對設立。因為賴老師說再教夜間部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教書跟研究。當時如果設夜間部，可多領鐘點費，當時的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比現在高很多。現在鐘點費是七、八百元，每月的薪水差不多是七、八萬元吧！以前鐘點費應該是兩三百元，月薪差不多是六、七千元或是一萬元，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很高。後來在化學系設立夜間部應用化學系，但是有關化工的科目，還是請我們化工系幾位老師去教。



畢業滿50年的42級陳柱華學長暨夫人黃漢琳學姊(43級)與馬校長合照(2013年)。

後來，教育部同意化工和電機系館前排增蓋二樓。增蓋時是把屋頂拆掉之後，蓋好二樓後，再把屋頂裝回去。因為屋頂有油毛氈，電機系是用新油毛氈，化工系的是要把舊的再裝回去。我想可能是電機系諸葛主任是前任的總務長他要求的。我知道後，在屋瓦還沒蓋上去前，就跑去找田廷甫總務長，因為總務長很公正，我們就改了一樣新的。另外，兩系教室中電燈的盞數原來不也一樣，也改為一樣。

賴老師說再設夜間部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教書跟研究。當時如果設夜間部，可多領鐘點費，當時的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比現在高很多。現在鐘點費是七、八百元，每月的薪水差不多是七、八萬元吧！以前鐘點費應該是兩三百元，月薪差不多是六、七千元或是一萬元，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很高。後來在化學系設立夜間部應用化學系，但是有關化工的科目，還是請我們化工系幾位老師去教。



馬校長及其夫人。

對一系分成數系的看法

談到一個系是不是要分幾個系的問題，我想賴老師的影響很大，他主張要重視品質，不要分裂。在那個時候，倪超校長是贊同要成立很多系。為什麼想成立很多系呢？成立一個系就多一個人當系主任，也有理由向教育部多爭取經費。

比較聽賴老師的兩個系，一個電機系，一個化工系，都沒有分系。當初，成功大學工學院土木系分成許多系，但是電機跟化工都沒有分。如果電機系分了，土木沒有分，那成功大學現在的聲勢會好很多。因為在十大建設完成之後，土木就不大需要了，變成電機在起飛。而電機起飛的時候，成大沒有因應的措施，交大就有一個大電機學群。如果我們的電機分作四個系，我們的聲勢就更加大，就跟交大一樣，可以接很多建教合作計畫，因為社會比較需要。成大電機系沒有分系，就窩在原來舊的系館，但是實務上就是有許多研究要做，需要更多的空間，因此電機的教授只好就在系館裡面，只加蓋幾間，很可憐。

*讀者如欲瞭解馬校長更多的事蹟，請參閱由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出版的
《校史人物系列-馬哲儒校長》(2016年)。

學生時代的回憶

43級 / 馬哲儒

我們這一班民國三十九年入學的同學，最初是十八人，其中有兩位因為身體的關係休學，晚了一兩年畢業，另外有五位是前一年『備取班』的同學，與我們一起畢業，所以畢業時是廿一人，是個相當小的班級。特色之一是有女同學五位之多，與建築系比美，很受全校同學的注意。上課的時候，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同學的腳不知不覺地離開了鞋子，下課時發覺鞋子不見了，原來被傳到了教室的最後面。我們不敢偷蔡美靈的鞋子，因為她不單入學成績是全校第一，每學期的成績也是第一。班上年紀最大的是陳慶甲，他在重慶唸過中央工校，第一學期普通化學實驗分發玻璃儀器時，目錄上的英文字，如燒杯、燒瓶、漏斗、...他都認得，令人起敬，以後的實驗課，與他分在同一組時，報告當然由他主筆，因為德高望重，班長當然非他莫屬。吳幼華是福州高工畢業，每天用英文寫日記，外號人稱『博士』。全班同學之中，有五六位家住在臺南市，都是畢業於臺南一中，每天帶便當來上學，其餘的都住在宿舍裡。

二、老師

第一學期開學之初，系主任李立聰老師召集系裡的老師們在306教室（就是現在的4306教室）與我們這一班新學生見面，每位老師都上臺作簡短的自我介紹，說明自己的專長和所開的課。除了這些本系的老師以外，也有許多外系的好老師，我找出了當年的選課簿，把課程與任課老師列成附表，請參考。過了第一個暑假回到學校時發現齊修老師離開了，同學們心中難免暗自慶幸，因為齊老師的物理化學要求極嚴，據說考試時答案要算到第五位的有效數字。齊老師離開以後，同學們比較怕的是李漢英老師，他要求的標準高，說話也不客氣。王善政老師的課的評分生殺大權操在助教楊家琪老師的手中，也頗可怕。

記得一、二年級時，導師是由學生自由選的，我們一年級時大家選擔任國文課的宋子開老師；二年級時選擔任有機化學的李立聰老師。一次導師談話，李老師邀我們到她府上舉行。日式的宿舍，進門後要脫鞋的。因為買不起襪子，平時都是光腳穿膠鞋，那天一脫鞋之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別人都注意到這點，專誠穿了襪子，我是唯一的『赤腳大仙』。李老師訓話時說：『...，男同學們，平時學業當然重要，服裝儀容也要注意，...。』此一場面使我終生難忘。有一次李老師騎單車在小東路上被汽車撞傷，在陸軍第四總醫院開刀，失去一個腎臟。開刀時我在病房外。

過了約四十年之後，當年的老師們，有的雖已退休，但仍住在臺南，常有見面的機會。如徐迺良老師、莊君地老師、周傳禮老師、吳振芝老師、王大琛老師、姚靜波老師；有的已不幸去世，自從我於民國五十九年回校任教以來曾參加過張駿五老師和李立聰老師的出殯儀式；王善政老師多年來都在國外；李詩長老師自從師母去世後也遷居國外，出國前曾把許多藏書捐贈學校，出國後由其公子陪著旅遊世界各地，日子過得很好；日子過得最苦的是郭德菱老師，因為肌肉萎縮症，睡在臺北仁愛醫院病床上已約四年了。

三、課業

由附表中的資料看，當時的課程規劃得相當認真，第一個特點是上課的時數多。四年之中我修了一百六十個學分，而一個學分每星期不只上一節課，譬如：國文二學分要上五節課，物理三學分要上五節課，微積分四學分要上六節課，...。因此，一年級上學期排了四十二節課，下學期是四十四節課，和中學生一樣。晚上和週末的時間要趕習題，作業，回想起來當時的日子不知道是怎麼過的，居然也有時間當伙食委員，自辦伙食，演話劇，辦迎新。投影幾何和工程畫這兩門課雖然學分不多，但作業很花時間，若想拿高點的分數，不但要畫得對，還要畫得好。

課程方面的第二個特點是重視實驗，助教管得認真，學生也認真做。一年級普通化學實驗的助教是王振華老師，我用天平稱試樣時他就站在後面看，手的姿勢不合規定時馬上糾正，分析化學實驗，每組的未知試樣雖然相同，

大家還是認真地自己做，不會去互抄答案。一次有機化學實驗，李立聰老師把她自己和與她同住的蔡祖慈老師的舊尼龍絲襪剪碎了，讓我們溶解，分解，做出許多純白色六角形片狀的結晶，印象深刻。工業化學實驗，做過肥皂，醬油，面霜等等，把用豆餅做的醬油拿到廚房去用，廚工的領班『陳樣（發音為金桑）』說是好醬油，使我們甚為得意。一年級時每星期要到機械系的實習工場，作一個下午的實習，木工、翻沙（鑄工）、鍛工、車工、鉗工，都實實在在地做了一遍。鍛工就是打鐵，和鉗工、木工等都是很費力氣的工作，但女同學的分數反而比男同學還高，那是導工們多幫了一些忙的緣故。三年級時每星期要到電機系的實習工場作半天電工實驗。現在常有人問為什麼兼任系主任和所長的教授每星期只可以減少兩小時的授課時數，而工場主任卻可以像教務長、院長一樣減授四小時。這大概是因為當初重視實習，把工場主任和圖書館館長一樣，視為全校性的主管的緣故。化工系的實驗工場是與普渡大學合作，有了一些美援的經費後才造起來的。因此，我們並沒有做過單元操作實驗，代替單元操作實驗的是在四年級下學期時，每星期六到糖業試驗所做一天的『化工實驗』，實際上是幫助陳其斌老師（兼任教授，曾任台糖廠長）做一些實驗工場的實驗，包括燒鍋爐，搬麻袋，做記錄等等，大家做得很起勁，一些像片也印在畢業通訊錄中。每次中午陳老師請我們吃一個便當，裡面有滷蛋，香腸。

那時學校的規定是一定要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工廠裡去實習六個月才能畢業，學校重視，學生也做得認真，我到三年級的寒假時，就已經實習滿了一百八十七天，升四年級的暑假又到石油公司新竹研究所實習九個星期，因為是出於自願，做得相當認真，但開學後並沒有把報告交給學校，因此也就沒有列入選課簿的記錄裡，學校因為重視實習，在教務處設有實習指導組專門掌管這方面的事務。但因為種種原因，對校外實習的要求從比我低一班的同學開始就降為四個月，後來又降低為兩個月，最後又改為自由選修，實習指導組也在我接任校長後改為學術服務組，掌管與學術研究有關的各項事務。

四年級的畢業論文雖然沒有學分，大家做得還是非常認真。指導教授是

由學生自己選的，有人做實驗，有人做文獻的檢索，也有人翻譯一本書，我是翻譯了一本書，工作的量非常大，完工後要抄寫兩份，一份自己留著，一份交給系裡，也是一件大工程。其中一本是我自己親手抄的，另外一本是拜託同學們大家幫忙抄的。當然，我自己是低年級生時也幫四年級同學做過抄寫論文的工作。當時沒有影印機，書中的圖是先用手描在晒圖紙上，再晒藍圖。像片怎麼辦呢？沒有錢去複印，就也用手描在晒圖紙上，過了四十來年後拿出來看一看，描得真不錯呢，當時真是肯下功夫。留在系圖書室的那一本，我回校任教後曾見到過，後來大概被丟掉了。

四、課外活動

當時功課雖然很忙，因為家住北部，火車票太貴，整個學期都住在學校裡，課外的活動也不少。伙食團是學生自己辦的，一、二年級時若當選了伙食委員，就管『採買』、『保管』之類的工作，三、四年級時若當選了，就很可能要當『主委』。迎新、送舊、演話劇之類的事也做了不少。化工系演戲時我總是當『戲務』之類的工作。

到了四年級上學期時，我們籌備成立了『化工學會』，是本校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系會。在第一個學期中辦了不少的活動，重要的有：籌備系會辦理普選，編印化工通訊創刊號和製作系徽，在化工通訊的創刊號中找出當年的籌備經過，幹部名單和章程，在很短的時間中做得有模有樣，相當不錯。

編印『化工通訊』的創刊號，找錢與找稿的工作大家分頭進行。記得我與幾位同學到李漢英老師府上去，請他寫一篇文章。李老師就把學術性刊物應如何審稿，如何編輯，講給我們聽，等於上了一課，但他講的應該是目前中國化學工程學會所辦的『化工會誌』的標準。當年一本由大學生主編的刊物離這一標準當然差得多。但現在拿出這本四十年前的創刊號來看一看，覺得確是做得不錯，老師和學生的作品寫得都相當認真，其中李漢英老師的一篇是我根據他的一篇字寫得很潦草的演講稿整理出來的。現在我把自己珍藏的一冊拿出來，借給主編系史的老師參考。請務必要還給我。

因為我是化工學會的總務組組長，製作系徽的事由我主辦，先是向全校同學徵求設計圖樣，再把應徵的作品編號後在系館裡公佈，由全系同學票選。結果得到一百多票最高票的是建築系隋洪林同學的作品，隋兄畢業後赴美留學，早已是成名的建築師。這個設計圖，就我的記憶畫出來如附圖。六角形代表苯環，紅、藍兩色代表酸、鹼溶液中加了石蕊試劑後的顏色，CHEME五個字母當然代表化工，同時字母C是一個圓底燒瓶的瓶底，HEM三個字母的部分是瓶頸，字母E是由瓶口冒出的煙，這是一個很好看的設計。第二名也得到一百多票，也是隋洪林同學的作品，圖案與第一名相同，只是紅色與藍色的部分全部是白色，這個設計實際上更好看，只是少了酸鹼反應的一重意義。

優勝的作品選出來以後，送一些信封信紙，筆記本之類的獎品給前幾名的設計者，然後，就是到市內找證章社去訂做。找了幾個證章社之後才知道，用琉璃做亮麗的藍色沒有問題，紅色的部分則只能燒出土紅色，燒不出隋兄所畫的鮮紅。不得已，紅色的部分只能用烤漆來做。

當時，我個人對隋洪林同學設計的這個圖案並不很滿意，理由有三點：（一）苯環，紅藍，燒瓶和冒出來的煙，代表的是化學，不是化工；（二）只用英文，顯得太崇洋；（三）顯示不出這是我們這個學校的化工系。我認為『臺灣省立工學院化工系』的系徽應該具有化學工廠的味道，而任何一個化工廠中都不能沒有閥(VALVE)，閥應該是代表『化工』的最理想標誌。因此，我自己也設計了一個系徽的圖樣，參加競選。花了不少時間畫得也很精緻，是在一個倒三角形的證章上有一個金色的球閥(GLOBEVALVE)，上面有『工院、化工』四個字。投票的結果，我的這個設計只得到我自己投的一票。初嘗民主政治中曲高和寡的滋味，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

王振華老師比我高四班，有人告訴我說在王老師當學生的時期就有現在系徽的設計。是否與隋洪林兄靈感的來源有關，就無從考證了。

五、後記

陳特良老師在編『系史』，叫我寫一些學生時期的事，一直因為工作忙，沒能交卷，三天年假有一些空，正好用來做這件事。但一動筆就覺得有很多想寫的話寫不完，因為另外還有其他的事要趕著辦，就等以後有空時再繼續補寫吧。

82年1月

*化工通訊創刊號於民國四十三年

二月一日正式出刊

第一期目次

封面照片為本院辦公大樓

發刊詞

維他命B12最近研究之報告

尿素肥料在臺灣之發展

英國關於化學工程師的訓練

介子與原子構造

漫談微生物之於化學工業

合成液體燃料

顯影之電化學上的說明

潤滑原料油的脫腊及含油腊的精製

LithiumAluminumHydride-LiAlH₄

高雄工廠參觀記

預訓班來鴻

歷屆畢業校友錄

在校同學通訊錄

化工學會前言

化工學會章程

編後語

萬冊先

李立聰

李詩長

王善政

李漢英

張式箴

蔡美靈

黃定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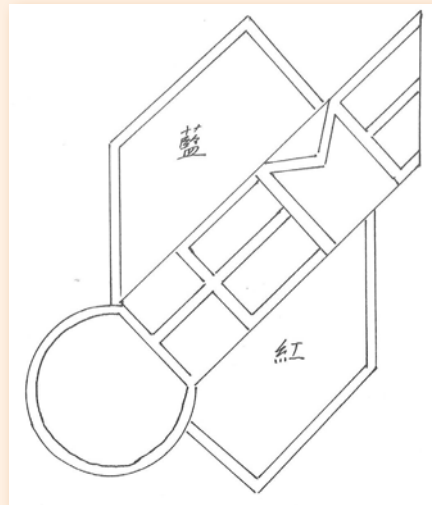
馬哲儒

振成譯

陳慶甲

嚴錦蓀

系徽



| 一年級課程表 | | 每週時數 | | | | | 規定學分 | |
|--------|------------|---------|---------|---------|---------|--------|------|--|
| 擔任教師 | 課目名稱 授課 | 每週時數 | | | 規定學分 | | | |
| | | 一 練習 | 上 授課 | 一 練習 | 下 一上 | 一 下 | | |
| 宋子開 | 國文 | 5 | | 5 | 2 | 2 | | |
| 錢歌川 | 英文 | 4 | | 6 | 2 | 2 | | |
| 關桐書 | 物理 | 4 | 1 | 4 | 1 | 3 | 3 | |
| 王碩輔 | 物理實驗 | | 4 | | 4 | 1 | 1 | |
| 郭德菱 | 微分學 | 6 | | | | 4 | | |
| 郭德菱 | 積分學 | | | 6 | | | 4 | |
| 李詩長 | 普通化學 | 4 | | 4 | | 3 | 3 | |
| 李詩長 | 普通化學實驗 | | 3 | | 3 | 1 | 1 | |
| 徐洒良 | 投影幾何 | 2 | | | | 2 | | |
| 黃史典 | 工程畫 | | | 2 | | | 2 | |
| 莊君地 | 工廠實習 | | 3 | | 3 | 1 | 1 | |
| 周傳禮 | 三民主義 | 2 | | 2 | | 0 | 0 | |
| 吳振芝 | 本國歷史 | 2 | | | | 0 | | |
| 吳振芝 | 世界通史 | | | 2 | | | 0 | |
| 王大琛 | 體育 | 2 | | 2 | | 0 | 0 | |
| 合 計 | | 31 | 11 | 33 | 11 | 19 | 1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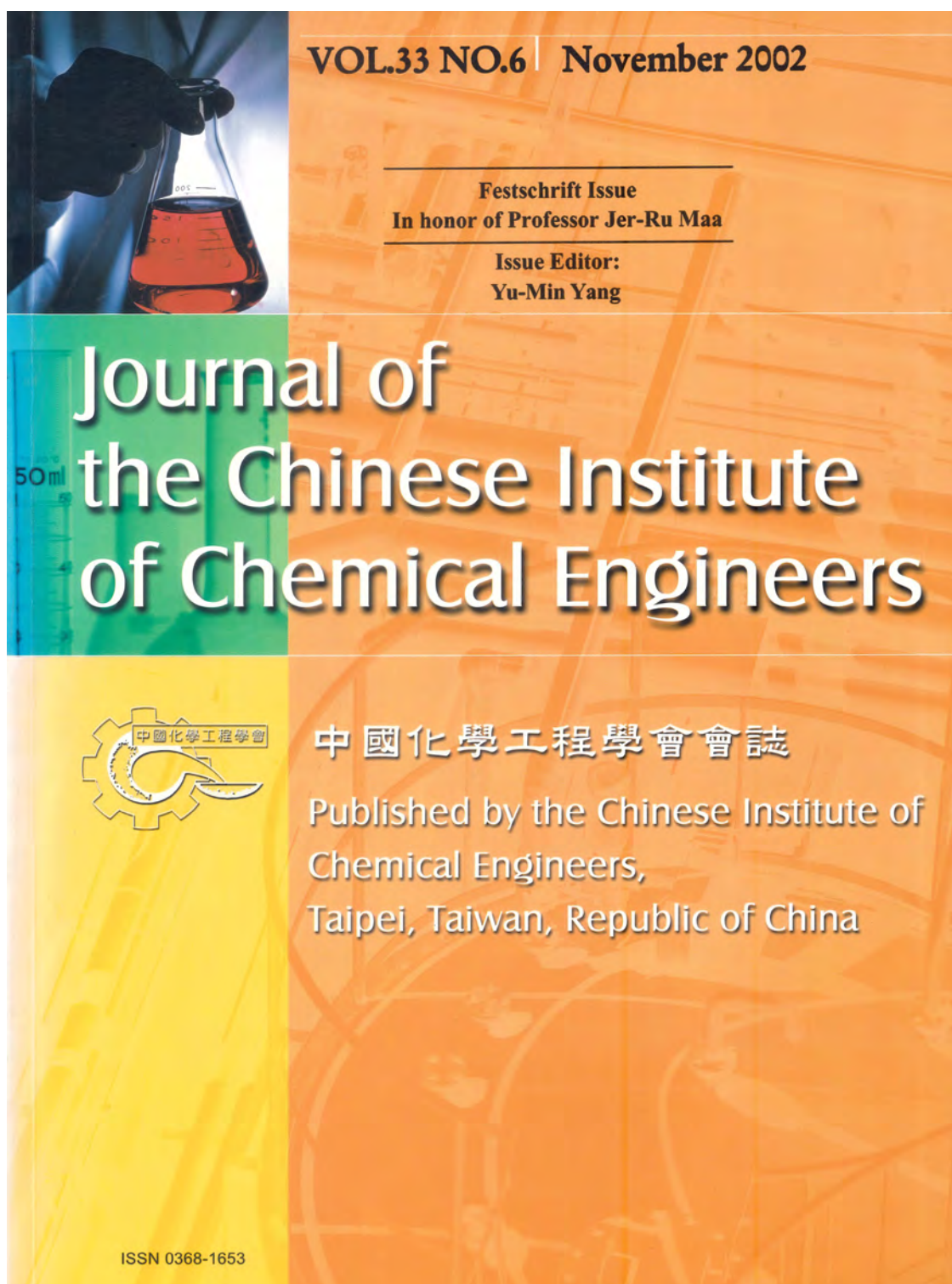
| 二年級課程表 | | 每週時數 | | | | | 規定學分 | |
|--------|------------|---------|---------|---------|---------|--------|------|--|
| 擔任教師 | 課目名稱 授課 | 每週時數 | | | 規定學分 | | | |
| | | 二 練習 | 上 授課 | 二 練習 | 下 二上 | 二 下 | | |
| 李立聰 | 有機化學 | 3 | | 4 | | 3 | 3 | |
| 李立聰 | 有機化學實驗 | | | 6 | 3 | 2 | 2 | |
| 黃美維 | 定性分析及實驗 | 2 | 6 | | | 4 | | |
| 黃美維 | 定量分析及實驗 | | | 2 | 6 | | 4 | |
| 李漢英 | 高等無機化學 | 2 | | | | 2 | | |
| 葉正滋 | 經濟學 | 3 | | | | 3 | | |
| 馮維仁 | 初級德文 | 3 | | | | 2 | | |
| 馮維仁 | 德文 | | | 3 | | | 2 | |
| 趙良五 | 微分方程 | 4 | | | | 3 | | |
| 雷繼彬 | 材料力學 | | | 4 | | | 4 | |
| 雷繼彬 | 應用力學 | 4 | | | | 4 | | |
| 胡成章 | 機動學 | | | 2 | | | 2 | |
| 胡成章 | 熱機學 | | | 3 | | | 3 | |
| 王大琛 | 體育 | 2 | | 2 | | 0 | 0 | |
| 合 計 | | 23 | 12 | 20 | 12 | 23 | 20 | |

| 三年級課程表 | | | | | | |
|--------|------------|---------|---------|---------|------|----|
| 擔任教師 | 課目名稱 授課 | 每週時數 | | | 規定學分 | |
| | | 三 練習 | 上 授課 | 三 練習 | 下 | |
| | | | | | 三上 | 三下 |
| 王善政 | 化工原理 | 3 | | 3 | 3 | 3 |
| 王善政 | 工業化學計算法 | 3 | | | 3 | |
| 李漢英 | 物理化學 | 3 | | 3 | 3 | 3 |
| 李漢英 | 物理化學實驗 | | 3 | | 3 | 1 |
| 李漢英 | 無機工業化學 | 3 | | | | 3 |
| 李詩長 | 工業分析 | 1 | 6 | | | 3 |
| 姚靜波 | 電工學 | 2 | | 2 | | 2 |
| 夏少非 | 電工實驗 | | 3 | | 3 | 1 |
| 莊君地 | 熱機實驗 | | 3 | | | 1 |
| 李漢英 | 高等無機化學II | | | 2 | | 2 |
| 李詩長 | 有機工業化學 | | | 3 | | 3 |
| 李詩長 | 合成工業化學 | | | 3 | | 3 |
| 李詩長 | 工業化學實驗 | | | | 3 | 1 |
| 陳其斌 | 製糖工程 | 2 | | 2 | | 2 |
| 張明哲 | 石油工業 | 3 | | | | 2 |
| 孫洪芬 | 可塑體化學 | | | 2 | | 2 |
| 王大琛 | 體育 | 1 | | 1 | | 0 |
| 合 計 | | 21 | 15 | 21 | 9 | 24 |

| 四年級課程表 | | | | | | |
|-----------------|------------|---------|---------|---------|------|----|
| 擔任教師 | 課目名稱 授課 | 每週時數 | | | 規定學分 | |
| | | 四 練習 | 上 授課 | 四 練習 | 下 | |
| | | | | | 四上 | 四下 |
| 王善政 | 化工原理 | 3 | | | 3 | |
| 黃美維 | 電化學 | 2 | | 2 | 3 | 2 |
| 王善政 | 化學工廠設計 | | | 3 | | 3 |
| 王善政 | 化工經濟 | | | 2 | | 2 |
| 周咸堂 | 國際現勢及國際組織 | 2 | | | | 2 |
| 徐宗凍 | 水泥工業 | 2 | | | | 2 |
| 趙采晨 | 法學通論 | 2 | | | | 2 |
| 張駿五 | 工業管理 | | | 3 | | 3 |
| Thomas C. Doody | 化工熱力學 | | | 3 | | 3 |
| 吳振芝 | 俄帝侵華史 | | | 2 | | 2 |
| 陳其斌 | 化工實驗 | | | | 3 | 1 |
| 王善政 | 畢業論文 | | | | | |
| 王大琛 | 體育 | 1 | | 1 | | 0 |
| 合 計 | | 12 | 0 | 16 | 6 | 11 |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會誌 (原名中國化學工程學會會誌)

Vol.33, No.6, 2002. 尊崇特刊 (Festschrift Issue)



PROFESSOR JER-RU MAA



Professor Jer-Ru Maa has devoted himself to research work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his military training in 1955, that was one year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aiwan Provinci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 the forerunner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he years between 1955 and 1959, he was a hard working young engineer in the Union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later renamed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During this four years, beside many miscellaneous industrial services and trouble-shooting duties, he was able to develop a fluidized bed vapor phase catalytic oxidation process manufacturing phthalic anhydride from naphthalene, including the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catalyst; data gathering by using laboratory and bench scale apparatus; and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test-running of a 50 kg/day and a 200 kg/day pilot plants.

Professor Maa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graduate studies in 1959. He received a MChE in 1960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and a PhD in 1964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Alumnus Award was conferred upon him by Penn. State in 1994, 30 years later.

Prior to his returning to Taiwan, Professor Maa worked for six years as a senior chemist in the Distill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series of works, and lasted for more than 35 years, centering on the interfaces between phases. The first and the simplest case was the interface between a liquid and its own vapor. A very simple but powerful tool, the jet stream tensimeter, enabling one to measure the gas-liquid interaction during a contact time of one thousandth of one second, was developed. It was proven that the evaporation or condensation coefficients of water and other common liquids were unity or nearly unity, overturned the general belief during that time that this value for water was about 0.03. The work was then extended to the condensation of a vapor on the surface of an immiscible liqui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such a condensation process to the dropwise condensation of steam on the surface of hydrophobic solids was recognized and the idea of a water desalination distillation process without metallic heat transfer medium was also conceived.

It is always Professor Maa's belief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i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per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rue mechanism; interfaces between phases being usually involved; nucleation theory always helpful. Researches along this line were carried out right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studied includ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initiation mechanisms of boiling and condensation, the adsorption and crystallization on solid surfaces, effects of dissolved polymers to the nucleate boiling and the coagulation and sedimentation of suspended solid particles, the micro bubbles in water, the synergism of mixed surfactants, the dynamic surface effects, and the surfactant effects on the foam fractionation,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and absorption processes.

Although nearly half of Professor Maa's year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re spent on administrative works: 3 years as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6 years as dean of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6 yea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work is still fruitful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made to the scienc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EFACE

When I first learned of this festschrift issue in my honor, my feeling was mixed. On one hand, I consider it a great honor, and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Yi-Der Tai, editor-in-chief of this high quality journal, Professor Yu-Min Yang, editor of this special issue, and all the contributors of the excellent articles; on the other hand, I feel it will be a misleading if our readers consider me as a role model because of this festschrift issue. I have been working diligently but living my academic life rather ineffectively. My weakness was not able to choose an area small enough, to stick to it and to build up findings on top of it. By getting involved into too many inexperienced subjects,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were spread very thin, and the productivity was not worth the efforts.

I must thank all of my former graduate students, they were the major contributors of all my works over the last 32 years. I learned so much, during my growing up period, from my former bosses and coworkers, especially from Mr. Wei-Wen Hsu of Union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Dr. Kenneth Hickman of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assed the age of retirement, I, again, have stepped into another very inexperienced field, become the editor-in-chief of a monthly magazine entitled Science Development. It aims at spreading basic knowledge of scienc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workload is as heavy as a fulltime worker's job. But, it is nice to feel that I am still one of the persons who can contribute something to our society.

Jer-Ru Maa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ctober 10,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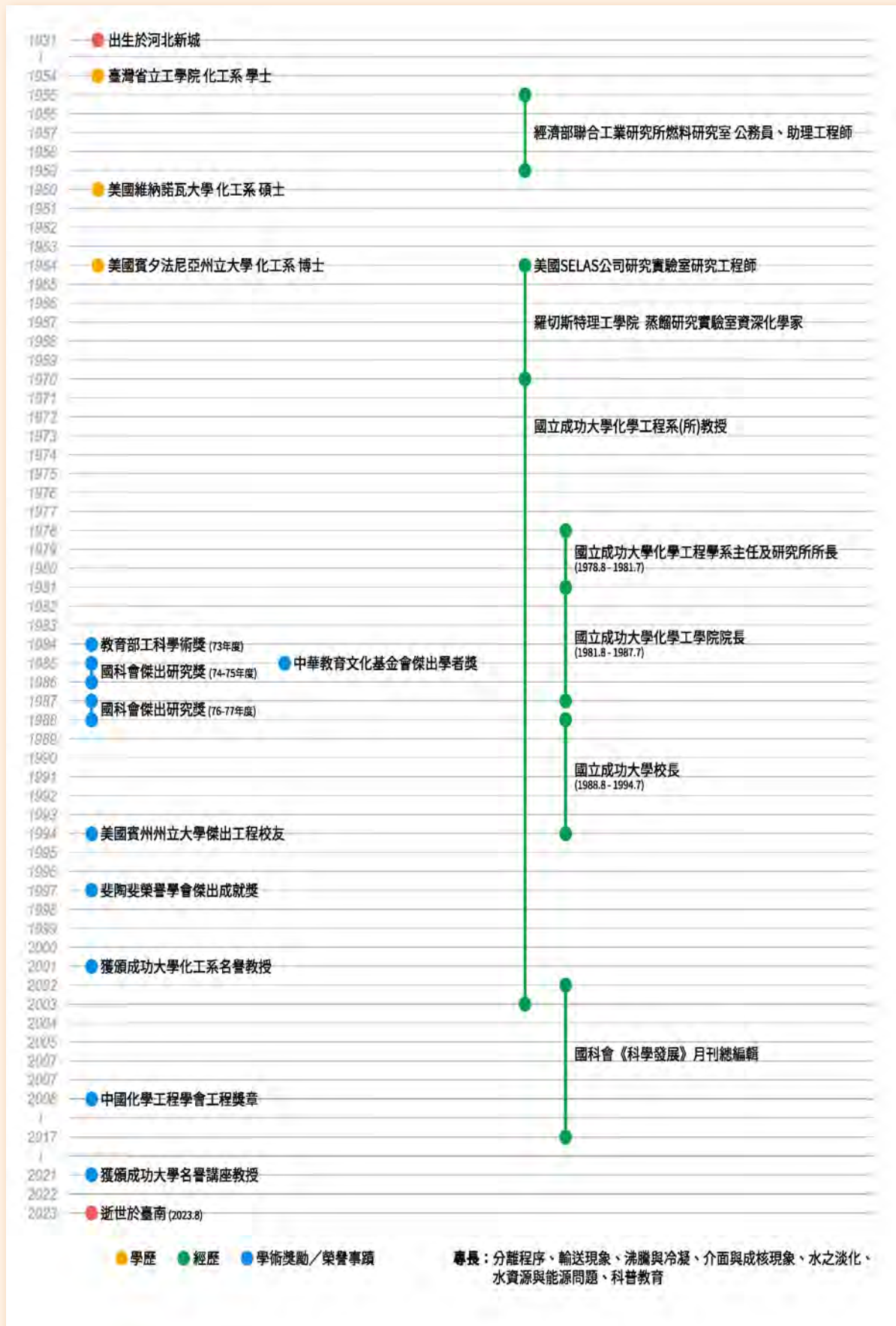
FOREWORD

After served as professor, department chairman, college dean, and president in the past 32 years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Dr. Jer-Ru Maa retired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n February 1, 2002. He has over 100 referred publications and received among other awards and medals the Academic Award in Engineer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83 and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Medal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in 1990. Moreover h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benevolence. It is a privilege to publish this festschrift issue in his honor.

Yu-Min Ya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ctober 21, 2002

生平簡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馬哲儒校長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 楊毓民總編輯.

— 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民112.08

面 21* ; 29.7* 公分

ISBN 978-626-7227-16-9(平裝)

1. CST: 馬哲儒 2. CST: 校長 3. CST: 回憶錄

783.3886

112013763

馬哲儒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發行人：沈孟儒

召集人：李俊璋

副召集人：羅偉誠

總編輯：楊毓民

編輯委員：陳金雄、翁鴻山、李玉郎、張鑑祥、陳東煌、許梅娟

執行編輯：蔡宛芳

美術編輯：雲想視覺廣告 / 陳玉寧

出版者：國立成功大學

地址：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電話：(06) 2757575#62633

印刷：富詠欣實業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

ISBN：978-626-7227-16-9